

後漢書集解

文苑列傳第七十上

後漢書八十上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杜篤字季雅京兆杜陵人也

集解惠棟曰杜恕篤論云杜始出帝堯在周爲唐杜氏漢氏有杜周杜欽

杜篤高祖延年宣帝時爲御史大夫

前書延年字幼公周之子也爲御史大夫延年居父官府不敢

當舊位臥坐皆易其處也

篤少博學不修小節不爲鄉人所禮居美陽與美陽

令游數從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怨收篤送京師

集解惠棟曰第五倫傳云篤爲鄉里

所廢客居美陽女弟爲馬氏妻恃此交通在所縣令苦其不法收繫論之也

會大司馬吳漢薨光武詔

諸儒誅之篤於獄中爲誅辭最高帝美之賜帛免刑

集解惠棟曰誅辭具吳漢

傳篤曰關中表裏山河先帝舊京不宜改營洛邑迺上奏論都賦

曰臣聞知而復知是爲重知

韓詩外傳曰知者知其所知乃爲知矣臣所欲言陛下

己知故略其梗概

梗概猶粗略也

不敢具陳昔般庚去奢行儉於亳

帝王紀曰

般庚以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來奢淫不絕般庚乃成周南渡河徙都於亳人咨嗟相怨不欲徙乃作書三篇以告之

之隆邁卽中洛

周成王就土中洛陽也

遭時制都不常厥邑

尙書曰不常厥邑于今五遷

賢聖之慮蓋有優劣霸王之姿明知相絕守國之執同歸異術或

棄去阻阨務處平易

淮南子曰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使我

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固矣使我有暴亂之行或據山帶

則天下之伐我難也

高誘注云明周公恃德不恃險也

河并吞六國也謂秦或富貴思歸不願見襲或掩空擊虛自蜀漢出

韓生勸項羽都關中羽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乃歸都彭

城而高祖自蜀漢出襲擊之也見前書集解先謙曰官本衣錦作

衣卽日車駕策由一卒前書成卒與敬說高祖都或知而不從久

都燒塢謂光武久都洛陽也燒塢音古交反塢音古角反臣不敢

有所據竊見司馬相如楊子雲作辭賦曰諷主上臣誠慕之伏作

書一篇名曰論都謹并封奏如左皇帝曰建武十八年二月甲辰

升輿洛邑巡于西嶽

光武紀曰甲寅西巡狩

推天時順斗極

揚雄長楊賦曰順斗極運天關

極北極星也言順斗建及北極之星運轉而行也

排闥闖入函谷

闥闥天門也函谷故關在今洛州新安縣也

觀隄於峭黽圖險於隴蜀

圖猶規度也

其三月丁酉行至長安經營官

室傷慙舊京即詔京兆迺命扶風齋肅致敬告觀園陵悽然有懷

祖之思

懷思也

喟然曰思諸夏之隆

喟歎聲

遂天旋雲游造舟於渭北

航涇流

爾雅曰天子造舟造竝也以舟相竝而濟也航舟度也音胡郎反方言關而東或謂舟爲航說文航字在方部今流

俗不解遂與航字相亂者誤也

千乘方轂萬騎駢羅衍陳於岐梁東橫乎大河

也橫絕流度也楚辭曰橫大江兮揚舲也

瘞后土

瘞埋也謂埋牲幣也爾雅曰祭地曰瘞埋后土祠在今蒲州汾陰縣北也

禮郊郊甘泉祭天所也

其歲四月反於洛都明年有詔復函谷關

作大駕宮

大駕見儒林傳大駕宮即天子行幸也

六王邸高車殿於長安修理東都

城門

長安外城門東面北頭第一門也

橋涇渭往往繕離觀東臨霸澗西望昆明

北登長平

長平坂名也在池陽宮南也

規龍首撫未央覲平樂儀建章

龍首山名蕭何

於其上作未央宮撫巡也或云撫亦模其字從木颯視也音是時  
麥平樂觀名建章宮名並在城西謂光武規模而修理也

山東翕然狐疑意聖朝之西都懼關門之反拒也恐西都置關所

巢解惠棟曰張衡南都賦云高祖階其塗光武攬其英是以關  
門反距漢德久長李善云言居西距東居東距西故言反也

有爲篤言彼埒井之潢汗固不容夫吞舟埒井喻小也莊子曰埒

舟大魚也賈誼曰彼尋常且洛邑之滄滄曷足曰居乎萬乘哉揚

之汗賈豈容夫吞舟之魚甘泉賦曰梁弱水之滄滄滄滄小咸陽守國利器不可久虛曰示

貌也滄音天鼎反滄音烏迴反

姦萌老子曰國之利篤未甚然其言也故因爲述大漢之崇崇高

世據離州之利而今國家未暇之故曰喻客意曉喻曰昔在強秦

爰初開畔畔疆界也音以戰霸自岐靡國富人衍卒曰并兼桀虐作亂衍饒也

反桀虐如桀之無道也天命有聖託之大漢大漢開基高祖有勳斬白蛇屯

黑雲前書高祖斬大蛇有一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今赤聚五

星於東井提干將而呵暴秦高祖初至霸上五星聚東井干將劍

名也高祖曰吾提三尺劍取天下

蹈滄海跨崑崙

楊雄長楊賦曰橫巨海乘崑崙此言蹈跨喻遠大也

奮慧光塔項軍

所以除

舊布新也故曰婦

遂濟人難蕩滌於泗沂

項羽都彭城泗水沂水近彭城地也蕩滌謂誅之也劉敬

建策初都長安

解見班固傳

太宗承流守之曰文

太宗文帝也繼體之君以文德守之躬

履節儉側身行仁食不二味衣無異采賤人曰農桑率下曰約已

曼麗之容不悅於目鄭衛之聲不過於耳

曼美

佞邪之臣不列於

朝巧僞之物不鬻於市

禮記曰用器不中度不鬻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廣狹不中量不鬻於市姦色亂正

色不鬻於市

故能理升平而刑幾措富衍於孝景功傳於後嗣

前書景帝時太

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也

是時孝武因其餘財府帑之蓄始有鉤

深圖遠之意探冒頓之罪

前書冒頓殺其父頭曼單于又爲書使遺高后曰孤債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

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債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

校平城之讐

校報也冒頓單于圍高祖於平城七日故報之也

遂命票騎

票騎將軍霍去病也

勤任衛青

青爲大將軍霍

去病勇惟鷹揚軍如流星

毛詩曰時惟鷹揚注云如鷹之飛揚也長楊賦曰疾如奔星

深之句

奴割裂王庭

匈奴王庭也長楊賦曰遂獵乎王庭

彙集解惠棟曰樂彥云單于無城郭不知禮義國之穹廡前地若庭故

庭席卷漠北叩勒祁連

漠沙漠也祁連匈奴中山橫分單于屠裂

百蠻

百蠻夷狄燒燭帳布也繫閼氏號也燔康居灰珍奇

國也居

推鳴籥前書曰冒頓作鳴釘鹿蠡音雜匈奴有左右馳

阮岸獲昆彌

昆彌西域國也虜傲倭無傲字諸家並曰傲倭爲粟犢西域

國名也傳讀如此不知所出今有肅特國恐是也

驅騾驢馭宛馬出汗血馬鞭駛騾也

音決騾音蹄生七日而超其母也

拓地萬里威震八荒肇置四郡據守敦煌

泉武威張掖敦煌也

并域屬國一郡領方以敦煌一郡部領西方也立候閼

北建護西羌

楊雄解嘲曰西北一候孟康注云敦煌捶驅氏燹寥

狼印苻

捶擊也寥狼猶擊擾也東擁烏桓蹂躪馘

言云摩滅也蹂躪也轉輾也音吝藏猶東夷說也

南羈鈎町水劍強越夷也水劍謂戈船

將軍等下水誅南越也鈎町音幼挺

殘夷文身海波沫血文身沫血水沫如血郡縣

口南漂槩朱崖

武帝元鼎六年平南越以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朱崖儋耳九郡漂槩謂摩近之也

前書音義曰珠崖言珠若崖也此作朱古字通茂陵部尉東南兼書曰珠崖郡都郎暉去長安七千三百里音番

有黃支

楊雄解嘲曰東南一尉孟康注云會稽東部都尉也前書自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俗與朱崖相類也

連綏耳瑣雕題

綏耳耳下垂卽儋耳也禮記曰南方曰蠻雕題交趾鄭玄注曰謂刻其身以丹青涅之也王逸注楚

詞曰雕畫也題額也集解惠棟曰梁元帝金陵樓摧天督國也

子云舜攝天子有綏耳貫胸之民來獻珠蝦

象犀椎蚌蛤碎瑠璃甲瑋瑁戕觜鱗

郭義恭廣志曰瑋瑁形似龜也觜音子期反觜音以規反於是同穴裘褐之域

同穴挹婁之屬也

共川鼻飲之國

前書賈捐之曰駱越之俗父莫不袒跣稽顙失氣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也

虜伏

稽止也方言曰額額類也以額至地而稽止也宋玉高唐賦曰虎豹豺狖失氣恐喙言其恐懼如奴虜之伏也

大漢之盛世藉靡土之饒得御外理內之術孰能致功若斯故創

業於高祖嗣傳於孝惠德隆於太宗財衍於孝景威盛於聖武政

行於宣元侈極於成哀祚缺於孝平傳世十一歷載三百

高祖至平帝十



一代歷涉也合二百年十四年此言德衰而復盈道微而復章謂呂氏亂

而文帝立昌邑廢而宣帝中興也皆莫能遷於靡州而背於咸陽宮室寢廟山陵

相望高顯弘麗可思可榮義農已來無茲著明夫靡州本帝皇所

言育業周始祖后稷封邰公劉居豳大王居鄆武王居鎬並在關中故曰育業也霸王所已衍功戰士

角難之場也衍廣也秦都關中也禹貢所載厥田惟上尚書靡州厥田上上沃野千里

原隰彌望保殖五穀桑麻條暢濱據南山帶曰涇渭號曰陸海蠢

生萬類涇近也前書東方朔曰漢都涇渭之南此謂天下陸海之地梗枏檀柘蔬果成實吠瀆

澗淤水泉灌漑說文曰淤澗澤也願野王曰今水中泥草也漸澤成川粳稻陶遂薛君注傳

詩曰陶鬻也爾雅曰遂生也集解何若厥土之膏畝價一金前書

瑤曰廣雅釋言陶喜也猶言欣欣向榮一金一斤金也集解惠棟

朝曰鄭鑄之問號爲土膏其價畝一金一金一斤金也集解惠棟

曰王慈云漢費鳳碑云祖業良田畝值一金案漢金一斤爲錢十

千是知漢田每畝十田田相如鑄鑿株林也相如言地皆沃美相類

袁反掉着云鑄鑿也謂以火耕流種功淺得深引水澆之而布種

也既有蓄積隄塞四臨西被隴蜀南通漢中北據谷口東阻嶽巖

谷口在今雲陽縣嶽巖傳秦襲鄭楚叔送其子而戒關函守峽山

之日汝必死於峭之巖陸之下嶽巖謂峭也嶽音吟關函守峽山

東道窮函函谷關也峽謂峽山之關也置列汧隴靡偃西戎靡音

解錢大昕曰偃與關在藍田南故武關之西峽音堯拒守褒斜嶺南不通杜口絕津朔方無從杜

同靡偃猶遼遼退也杜拒守褒斜嶺南不通杜口絕津朔方無從杜

河口絕黃黃鴻渭之流徑入于河大船萬艘轉漕相過東綜滄海西

網流沙朔南暨聲諸夏是和尚書曰朔南暨聲城池百尺隄塞要

害關梁之險多所矜帶矜帶衣服之一卒舉礮千夫沈滯礮石也

奴乘隅下礮石音力對反策解惠棟曰周禮職金云凡國有大故

用金石則掌其合鄭元云用金石者作槍雷椎礮之屬孔穎達云

雷即礮也兵法守城用礮石以擊攻者陳思王征蜀論云下礮成

雷礮殘木碎是也前書云高城深塹具礮石如瀉云礮石城上礮

也一人奮戟三軍沮敗淮南子曰狹路津關大山石塞龍蛇蟠筭

也地執便利介冑剽悍可與守近利已攻遠到急疾也悍勇也

卒勇疾故士卒易保人不肉袒左傳鄭伯肉袒率羊以降楚言

可攻遠也關中士卒易與保守不降下也壁

有十二是爲賄賂

尚書曰肇十有二州謂雍梁荆徐揚青兗冀幽

之夏沃者爲贖者也彙解到效曰

用霸則兼并六國也先據則功

注案文北當作以又衍一者字

殊高祖先入關功 修文則財衍行武則士要

修文德則財產富衍若用武則士皆奮厲

而要爲政則化上篡逆則難誅

地險固故 進攻則百剋退守則有

餘斯因帝王之淵圓而守國之利器也逮及亡新時漢之衰偷忍

淵圓篡器慢違

偷忍猶盜竊也淵圓謂秦中也

徒曰執便莫能卒危

卒音倉忽反 假之

十八誅自京師

莽居攝篡位十八年公賓就始斬之也

天畀更始不能引維

畀與也言更始

不能持其綱

慢藏招寇復致赤眉

易曰慢藏誨盜又曰負且乘致寇至言更始爲赤眉所破也

海內雲擾諸夏滅微羣龍竝戰未知是非

赤伏符曰四夷雲擾龍

謂更始敗後劉永張步等重起未知受命者爲誰也

于時聖帝赫然申威荷天人之符兼不

世之姿

聖帝光武也天人符謂彊華自關中持赤伏符也前書曰

王吉上疏曰欲化之主不代出言有時聞出難常遇也

受命於皇上獲助於靈祇

皇上謂天也尚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人靈祇謂冰及白衣老父等也

立號高邑舉旗四麾

舉拔也

昔策之臣運籌出奇

前書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于

里之外子房是也出奇謂陳平從高祖定天下

城怒之旅如虎如

凡六出奇計以比鄧禹馮異吳漢耿弇等也

詩闕如城虎注云虎之怒城然也史記周武王誓眾曰如虎師

如鷹如豺如鳩杜預注左傳曰鳩山神獸形也城音呼交反師

之攸向無不靡披蓋夫燔魚剗蛇莫之方斯

向書今文泰誓篇曰

魚入於王舟王旣取出以燎擊公咸曰休哉鄭玄注云

燔魚以祭變禮也剗剗也音之克反謂高祖斬蛇也

大呼山東

響動流沙要龍淵皆鎮鄒

龍淵劍解見韓稜傳說文鎮鄒大戟也

莫邪劍義與命騰太白親發狼狐

騰馳也太白天之勝軍狼狐並

此不同也

曰天狼下有四星曰狐宋均注演孔圖曰狼爲

野將用兵象也合滅圖曰狐主司兵兵弩象也

南禽公孫北背張

胡西平隴冀東據洛都迺廓平帝宇濟蒸人於塗炭成兆庶之登

覆遂興復乎大漢

爾雅曰臺臺地也易

今天下新定矢石之勤始

瘳

瘳差也集解惠棟曰左傳云親受矢石服虜云古者以石而主

上方曰邊垂爲憂忿葭萌之不柔

安謂遠人也案篤此賦每取子

雲甘泉長楊賦事意此葭即遐也時蜀郡守將史欽未遷於喻都  
及交趾徵側反盧芳亡入匈奴故云念其不柔也

而遺思靡州也遺猶也方躬勞聖思旨率海內厲撫名將略地疆外

信威於征伐展武乎荒裔信讀曰申若夫文身鼻飲緩耳之主椎結左

衽鏹鏹之君也結音誓前書尉佗推結箕踞注云如今兵士椎頭誓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鏹音巢呂反山

海經曰神武羅穿耳以鏹郭璞注云金銀器之名未詳形制鏹音

牛于反埤蒼曰鏹鏹也案今夷狄好穿耳以垂金寶等此並謂夷

長也東南殊俗不羈之國西北絕域難制之鄉靡不重譯納貢請

爲藩臣上猶謙讓而不伐勤前書司馬相如曰上猶謙讓而未俞也意旨爲獲無用

之虜不如安有益之民略荒裔之地不如保殖五穀之淵左傳曰

地焉略取也遠救於已亡不若近而存存也易曰成性存存也集解周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

喪吾存則楚之存也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

始存也本文存存與易全不相合應是本文章樓注誤今國家躬修道德吐惠含仁湛恩沾

洽時風順宣前書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湛恩汪濊湛音沈易通卦贖曰異氣退則時風不至萬物不成冬至廣莫風

至立春條風至春分明庶風至立夏清風至夏至景風至立秋涼風至秋分闐闐風至立冬不周風至也 徒垂意於

持平守實務在愛育元元苟有便於王政者聖主納焉何則物罔

挹而不損道無隆而不移陽盛則運陰滿則虧 淮南子曰孔子觀桓公之廟有器焉

謂之宥坐孔子曰善哉乎得見此器願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

中則正其盈則覆孔子遽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

請問持盈曰挹而損之曰何謂挹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而

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

以儉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陋德施 易曰君子存不忘亡

安不諱危雖有仁義猶設城池也 易曰君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 客曰利器不可

久虛而國家亦不忘乎西都何必去洛邑之淳潛與篤後仕郡文

學操目目疾二十餘年不關京師篤之外高祖破羌將軍辛武賢

目武略稱 前書武貴狄道人爲破羌將軍篤常歎曰杜氏文明善以勇武稱左將軍慶忌之父 篤常歎曰杜氏文明善

政而篤不任爲吏 謂杜周及延年並 辛氏秉義經武而篤又怯於

事外內五世至篤衰矣女弟適扶風馬氏建初三年車騎將軍馬

防擊西羌請簡爲從事中郎戰沒於射姑山所著賦誄弔書讀七

言女誡及雜文凡十八篇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篤集一卷又著明世論十五篇

集解何焯曰後書不立藝文志故具載著述篇數王補曰文選王融曲水詩序注引篤展武論御覽七百八引篤通遠論蓋通遠展

武卽明世論十子碩豪俠曰貨殖閏五篇篇目之二

王陸字文山馮翊雲陽人也王莽時曰父任爲郎後避難河西爲

竇融左護軍建武中爲新汲令新汲縣屬潁川郡故城在今許州扶溝縣西能文章所

著詩賦銘書凡二十六篇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王陸集二卷案胡廣漢官解詁序云故新汲令王文

山小學爲漢官篇略道公卿內外之職旁及四夷博物條暢多所發明而本傳不載初王莽末沛國史岑子

孝亦曰文章顯莽曰爲謁者著頌誄復神說疾凡四篇岑一字孝山著出師

頌集解何焯曰作出師及和熹鄧后頌者又一史岑李善文選注得之此注誤也傳已著明所著四篇洪亮吉日案文選注言係兩

人字子孝者在王莽時字孝山者和熹鄧后時人也此注混爲一殊誤惠棟曰孝山和帝時人出師頌爲鄧氏作非子孝也李注自

誤周壽昌曰案文選李善注流別集及集林又載岑和熹鄧后頌並序計莽之末以訖和熹百有餘年又東觀漢記東平王蒼上先

武中興頌明帝問校書郎此與誰等對云前世史岑之比則莽末  
之史岑明帝時已云前世不得爲和熹之頌明矣諸家以孝山文  
載於子孝集非也是字孝  
山者別一史岑非子孝

夏恭字敬公梁國蒙人也習韓詩孟氏易講授門徒常千餘人王

莽末盜賊從橫攻沒郡縣恭曰恩信爲眾所附擁兵固守獨安全

光武卽位嘉其忠果召拜郎中再遷太山都尉集解顧炎武曰光武紀建武六年初

罷郡國都尉官恭和集百姓甚得其歡心恭善爲文著賦頌詩屬

學凡二十篇四十九卒官諸儒共證曰宣明君子牙少習家業者

賦頌讚誄凡四十篇舉孝廉早卒鄉人號曰文德先生

傅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也少博學永平中於平陵習章句因作

迪志詩曰咨爾庶士迨時斯勗迨及也勗勉也日月逾邁豈云旋復尙書

月逾邁逾邁行言曰哀我經營旅力靡及旅陳也言已欲經營

月之過在不可復還也禮記年二十曰弱冠言已在在茲弱冠靡所庶立弱冠之歲無所庶幾成立也於赫我

及也



祖顯於殷國

謂傳也

二迹阿衡克光其則

阿倚，衡平也。言依倚之以取平也。謂伊尹也。高宗命

傅說曰：爾尚明保子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故曰：二迹也。言傅說功比伊尹而能光大其法則也。

武丁興商伊宗皇

士也。言武丁所以能興殷者，惟尊皇美之士。謂傅說也。

士也

武丁殷王高宗也。伊惟宗尊也。詩曰：思皇多士，皇美之士。謂傅說也。

爰作股肱

萬邦是紀奕世載德迄我顯考

易曰：積德載載重也。

保膺淑懿續修其道

也

漢之中葉俊乂式序秩彼殷宗光此勳緒

中葉謂宣帝中興秩序也。言漢代序殷高

宗用傅說之事光大其勳功而用其緒胤也。謂傅介子以軍功封義陽侯，傅喜論議正直爲大司馬，封高武侯，傅晏爲孔鄉侯，傅商

爲汝昌侯，建武中傅俊爲昆陽侯也。策解洪亮吉日案毅自言其祖必有專指必不歷引海內諸傅以侈諸系也。至介子北地人喜

等河內溫人，俊潁川襄城人，俱與伊余小子穢陋塵遠，懼我世烈

自茲曰墜誰能革濁清我濯漑

毛詩曰：誰能執熱，逝不以濯。此言誰能革易我之濁而以清泉洗濯

也誰能昭闕啟我童昧先人有訓我訊我誥訓我嘉務誨我博學

爰率朋友尋此舊則契闕夙夜庶不懈忒

詩云：與子契闕，契闕謂辛苦也。解息也。忒差也。

策解錢大昕曰：案邨風云：死生契闊，與子成說。章懷太子記爾毛

傳云：契闕，勤苦也。契與勤，闕與苦，聲俱相近。注改勤爲辛，意同而

齊遠 秩秩大猷紀綱庶式匪勤匪昭匪壹匪測 詩大雅曰秩秩大猷聖人謨之秩秩

美也 猷道也庶眾也式法也言美哉乎大道可以綱紀農夫不怠

越有黍稷 尚書曰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黍稷也 誰能云作考之居息 考

也言誰能有所作而居息 閑 二事敗業多疾我力 二事謂事不專

為事不專則如彼遵衢則罔所極 遵循也如循長路 二志靡成聿

勞我心如彼兼聽則溺於音 聿辭也溺亂也志不專一徒煩於戲

君子無恒自逸徂年如流鮮茲暇日 人當自勉修德義專志勤學

言其速也少有行邁屢稅胡能有迄 行邁之人屢稅駕停止何能

也密勿朝夕聿同始卒 毛詩曰密勿從事密勿龜勉始如一也殺曰

顯宗求賢不篤士多隱處故作七激 其集解惠棟曰殺集載

子託病幽處游心於元妙清思乎黃老於是元通子聞而往屬曰

僕聞君子當世而光迹因時以舒志必將銘勒功勳懸志陸高今

塞之術意亦有所蔽與何圖身之謬也僕將為公子論天下之至

妙列耳目之通好原精心之性理綜道德之彌奧豈欲聞之乎公  
子曰僕雖不敏固願聞之元通子曰漢之盛世存乎永平太和協  
揚萬機穆清於是羣俊學士雲集辟雍合詠聖術文質發輝達義  
農之妙旨照虞夏之典墳遵孔氏之憲則投顏閔口之高迹推義  
窮類靡不博觀光潤嘉美世宗其言公子懋然而興曰至乎主得  
聖道天基允感明哲用思君子所常自知沈溺久蔽不悟請誦斯  
語仰子法度王補曰七徽建初中肅宗博召文學之士曰毅爲蘭  
臺令史集解惠棟曰典論云班固與弟拜郎中與班固賈逵共典  
書曰武仲以能文遷蘭臺令史

校書毅追美孝明皇帝功德最盛而廟頌未立遷依清廟作頌宗

頌十篇奏之清廟詩周頌篇名序文王之德也集解王補曰明帝

誅見類聚十二凡百七十大字又顯宗頌表有云體天統物濟甯兆民見文選曹植責躬詩注引顯宗頌由是文雅顯

有云蕩蕩川瀆既闢日清見文選張華勵志詩注引

於朝廷車騎將軍馬防外戚尊重請毅爲軍司馬待曰師友之禮

及馬氏敗免官歸永元元年車騎將軍竇憲復請毅爲主記室集解

惠棟曰毅集崔駰爲主簿及憲遷大將軍復曰毅爲司馬集解王  
云記室掾有實將軍北征頌見班固爲中護軍憲府文章之盛冠於當世毅  
載文類聚五十九

早卒著詩賦誄頌祝文七激連珠凡二十八篇

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傅毅集五

黃香字文彊江夏安陸人也年九歲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喪免

喪鄉人稱其至孝年十二太守劉護聞而召之署門下孝子甚見

愛敬香家貧內無僕妾躬執苦勤盡心奉養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父況舉孝廉爲郡

五官貧無奴僕香躬勤左右盡心供養冬無被

袴而親極滋味暑卽扇牀枕寒卽以身溫席遂博學經典究精

道術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初除郎中元和元年

肅宗詔香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賜淮南孟子各一通香後告

休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香除郎以父老求歸供養徵拜郎中帝

在賜臥几及歸京師時千乘王冠

千乘貞王沆章帝子也冠謂二十加冠也帝會中山

邸迺詔香殿下願謂諸王曰此天下無雙江夏黃童者也左右莫

不改觀後召詣安福殿言政事拜尙書郎數陳得失賞資增加

解

惠棟曰東觀記云賜錢三百萬黃白各二端

嘗獨止宿臺上晝夜不離省闈帝聞善之

永元四年拜左丞功滿當遷和帝留增秩六年果遷尚書令後已

爲東郡太守香上疏讓曰臣江淮孤賤愚昧小生經學行能無可

算錄遺值太平先人餘福

謝承書曰香代爲冠族葉令況之子也

得已弱冠特蒙徵

用連階累任遂極臺閣訖無纖介稱報恩效死誠不意悟卒被非

望顯拜近郡尊位千里臣聞量能授官則職無廢事因勞施爵則

賢愚得宜臣香小醜少爲諸生典郡從政固非所堪誠恐矇頓孤

忝聖恩又惟機密端首至爲尊要

謂尚書令

復非臣香所當久奉承詔

驚惶不知所裁臣香年在方剛適可驅使

論語曰及其壯也血氣方剛言少壯也

願乞餘恩留備冗官賜臣督責小職任之官臺煩事已畢臣香螻蟻

小志誠瞑目至願土灰極榮

集解通鑑胡注宮謂宮中臺謂尚書臺也尚書出納王命故云宮臺煩事

帝亦惜香幹用久習舊事復留爲尚書令增秩二千石賜錢三十

萬是後遂管樞機甚見親重而香亦祇勤物務憂公加家

集解惠棟曰東

觀記云香勤力憂公畏慎周密每用奏議所建蓋未嘗流布

十二年東平清河奏詆言卿仲遠

等

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卿姓趙相虞卿之後

所逮及且千人香科別據奏全活甚眾

集解惠棟曰律有科條罪有輕重科別奏之不濫刑也

每郡國疑罪輒務求輕科愛惜人命

每存憂濟又曉習邊事均量軍政皆得事宜帝知其精勤數加恩

賞疾病存問賜醫藥在位多所薦達寵遇甚盛議者譏其過倖延

光元年遷魏郡太守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俗每太守將交代添設儲時輒數千萬香未入界移敕悉出所設

什器及到頗有卽徹去到官之日不祭寵求福開門絕客郡舊有內外園田常與人分種收穀

歲數千斛香曰田令

集解惠棟曰漢有田律見鄭元周禮注後王所制爲令也商者不農王制

仕者不耕

王制曰上農夫食九人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耕也

郡國以官禁二業至有田者不漁捕是田者不農之令始於永平也

伐冰食祿之人不與百姓爭利

伐冰解見馮衍傳

迺悉召賦人課令耕種時被水年飢迺分奉祿及所得

賞賜班贖貧者於是豐富之家各出義穀助官粟貸荒民獲全後

坐水濱事免數月卒於家

集解惠棟曰盧熊云香墓在常熟梅里鎮初梅里有蘇忠翊直卜葬得大家乃

黃香碑刻皆錄字首兩句八字中二字不可識其碑陰乃會稽都尉張紘文又有薛綜修祠日月題刻其可辨者八字案香卒於家

不應遠葬於吳或後漢有與香同名姓者耳樂史謂香墓在房陵縣東者是也所著賦殘奏書令凡五篇

集解王補曰香有九宮賦詳古文苑藝文類聚七十八又天子冠頌詳通典五十六初學記十四子瓊自有傳

劉毅北海敬王子也初封平望侯

平望縣屬北海郡

永元中坐事奪爵殺

少有文辯稱元初元年上漢德論并憲論十二篇時劉珍鄧耽尹

兒馬融共上書稱其美安帝嘉之賜錢三萬拜議郎

李尤字伯仁廣漢雒人也少召文章顯和帝時侍中賈逵薦尤有

相如揚雄之風召詣東觀受詔作賦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明帝召作東觀碑雍德陽諸觀

賦銘懷戎頌百二十銘著政事論七篇帝善之王補曰嚴可均校輯後漢文從御覽藝文類聚初學記古文苑諸書得尤銘八十四

賦五則銘之所亡者僅三十六耳

拜蘭臺令史稱遷安帝時爲諫議大夫受詔與

諷者僕射劉珍等俱撰漢記後帝廢太子爲濟陰王尤上書諫爭

順帝立遷樂安相年八十三卒所著詩賦銘誄頌七數哀典凡二

十八篇集解惠棟曰李尤集序尤好爲銘贊門階戶席莫不著述  
經籍志云梁李尤集五卷華陽國志云尤孫充有文才

尤同郡李勝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勝字茂通亦有文才集解惠棟曰常璩所謂  
兩李麗采文藻可觀也

爲東觀郎著詩誄頌數十篇

蘇順字孝山京兆霸陵人也和安問曰才學見稱好養生術隱處

求道晚迺仕拜郎中卒於官所著賦論誄哀辭雜文凡十六篇集解

惠棟曰經籍志云順集二卷王補曰順歎懷賦見藝文類聚三十四和帝誄見類聚十二時三輔多士扶風曹

眾伯師亦有才學著誄書論四篇文實伯向馬季長並遊宦唯眾  
三輔決錄注曰眾與鄉里蘇孺

不遇以壽終于家集解惠棟曰魏文帝典論云三輔學有俊才茂  
陵馬季長同郡曹伯師梁葛元甫南陽張平子南郡胡伯始安定

胡節等文冠當世也又有曹朔不知何許人作漢頌四篇

劉珍字秋孫諸本時有作祕孫者其人名珍與祕義相扶而作秋  
者多也集解惠棟曰漢官儀解詁序云安帝時越騎



校尉劉千秋校書東觀後遷宗正衛尉又與張平子同郡則千秋疑即秋孫也或珍字祕孫而別字千秋如虞詡兩字也又注作祕孫古秋祕字相似史記敬侯秋彭祖漢表作祕也洪頤煊曰百官志補注引胡廣小學漢官篇注與解詁序同一名竇南

陽蔡陽人也少好學永初中爲謁者僕射鄧太后詔使與校書劉駒駱馬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

脫誤是正文字永寧元年太后又詔珍與駒駱作建武己來名臣

傳集解惠棟曰史通云珍與諫議大夫李尤雜作記遷侍中越騎表名臣節士儒林外戚諸傳起自建武訖乎永初

校尉延光四年拜宗正明年轉衛尉卒官著誄頌連珠凡七篇集解

惠棟曰經籍志云又撰釋名三十篇曰辯萬物之稱號云集解錢

珍集二卷錄一卷案隋書經籍志釋名八卷劉熙撰直齋書錄解題亦云釋名八卷漢徵士北海劉熙成國撰凡二十七篇王補曰珍東觀漢紀光武

章帝和帝殤帝諸敘見御覽九十九十一又上言鄧太后宜獻廟見袁宏後漢紀十六永初五年

葛龔字元甫梁國寧陵人也和帝時曰善文記知名龔善爲文奏或有請龔奏

以干人者龔爲作之其人寫之忘自載其名因并寫龔名性慷慨以進之故時人爲之語曰作奏雖工宜去龔事見笑林

壯烈勇力過人安帝永初中舉孝廉爲大官丞上便宜四事拜蕩

陰令

蕩陰縣名今相州縣也蕩音湯

辟太尉府病不就州舉茂才爲臨汾令居二

縣皆有稱績著文賦碑誄書記凡二十篇

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葛龔集五卷錄一卷

一本七卷王補曰龔遂初賦薦黃鳳薦邾彥薦戴翌諸文彥伯父暹傳記與梁相張府君歲答實章書雜見文選注御覽書鈔初學

記汝南先賢傳率皆零句

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也元初中舉上計吏爲校書郎順帝時

爲侍中著楚辭章句行於世

集解惠棟曰逸自敘云孝武帝恢廓道訓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章句逮至

劉向典校經書分以爲十六卷孝章卽位深宏道藝而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各作離騷經章句其餘十五卷闕而不說又以壯爲狀義多乖異事不要撮今臣復以所識所知稽之舊章合

之經傳作十六卷章句雖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可見矣

其賦誄書論及雜文凡二十一篇

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王逸集二卷錄一卷正部論八卷

又作漢詩百二十三篇子延壽字文考有儁才少遊魯國作靈光

殿賦

集解惠棟曰博物志云魯作靈光殿初成逸語其子汝寫狀歸吾欲爲賦文考遂以韻寫簡其父曰此卽爲賦吾固不及

矣後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爲甚奇之遂輟翰而已曾

有異夢意惡之迺作夢賦目自厲

集解惠棟曰延壽夢賦云臣弱冠嘗夜寢見鬼物與臣戰遂得

東方朔與臣作馬鬼之書臣遂作賦一篇敘夢後人夢者讀誦以

卻鬼數數有驗臣不敢蔽其詞云云王補曰夢賦見藝文類聚七

十九桐柏淮源廟碑見古文苑王孫賦見初學記二十九後溺水死時年二十餘

父叔師到泰山從鮑子真學算到魯賦靈光殿歸度湘水溺死文

考一字于山也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于山年二十而得惡夢二

十一溺死於湘浦一作二十四

經籍志云梁王延壽集三卷

崔琦字子瑋涿郡安平人濟北相瑗之宗也少遊學京師曰文章

博通稱初舉孝廉爲郎河南尹梁冀聞其才請與交冀行多不軌

執法琦數引古今成敗自戒之冀不能受迺作外戚箴其辭曰赫

赫外戚華寵煌煌昔在帝舜德隆英皇

帝舜妃娥皇女英帝堯之

女聰明貞仁事舜於戚畹

之中事嘗嘔謙讓

恭敬思盡婦道也

周興三母

列女傳曰太姜者太王之妃賢而有

賢德太王有事必諮謀焉

太姘者王季之妃端懿誠莊惟德之行

及其有身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而生文王太姘者文王之妃

鮑曰文母思媚太姜太姒旦夕勤勞以有莘崇湯列女傳曰湯娶有莘氏女德高

而明伊尹爲之媵臣佐湯致王訓宣王晏起姜后脫簪周宣王嘗

正後宮嬪御有序咸無嫉妬也夜臥而晏起姜后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王曰妾

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樂色而忘德也敢請婢子之罪王乃勤齊桓好樂衛姬不音列女傳曰齊桓

於政早朝晏罷卒成中興焉不聽鄭皆輔主目禮扶君目仁達才進善目義濟身爰暨末葉漸

衛之音已頽虧貫魚不敘九御差池易曰貫魚以宮人寵謂王者之御宮

夫人已下進御之法云凡天子進御之儀從后而下十五日徧自下始以象月之初生漸進至盛法陰道之義也其法九嬪以下皆

九九而御則女御八十一人爲九夕也世婦二十七人爲三夕九嬪爲一夕夫人爲一夕凡十四夕后當一夕故曰十五夕一徧也

晉國之難禍起於麗姬也獻公厲惟家之索牝雞之晨尙書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

家之索孔安國注云索盡也難代專權擅愛顯已蔽人陵長間舊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也

圯刺至親左傳曰少陵長新間舊竝后匹嫡左傳曰辛伯諗周桓

也本淫女斃陳陳夏姬通於孔宣儀行父又通於靈公夏匪賢是上

也陳夏姬通於孔宣儀行父又通於靈公夏匪賢是上

也陳夏姬通於孔宣儀行父又通於靈公夏匪賢是上

番爲司徒

詩小雅也番幽王之后親黨也幽王淫色不尚賢德之人寵其親而以番爲司徒之官荷爵負乘

采食名都

易曰負且乘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

都于向皇甫幽王后之親黨也

詩人是刺德用不憚

爲司徒及皇父都向用其暴辛惑婦拒諫自孤

暴虐也紂字受德名辛以其暴虐故

曰暴辛惑婦謂惑妲己也紂智足以拒諫

祖伊諫紂紂不從自孤謂紂爲獨夫也

蝠音福卽蝙蝠也此當作蝮音芳蝠反不辜謂菹

梅伯脯鬼侯之類也

是剗天怒地忿人謀鬼圖甲子昧爽身首分離

王子比干紂之諸父也紂殺之尚書

曰紂剗剔孕婦爲周武王所伐甲子日紂衣其賈衣赴火而死武王乃斬以輕呂之劍也

初爲天子後爲人媼

左傳曰媼魅魍魎杜預注云媼山神獸形故以比紂之惡也

非但耽色母后尤然不相率曰禮

而競獎曰權先笑後號卒曰辱殘

母后不能循用禮法爭競相勸以擅權柄也易曰旅人先笑而

後號咷言初雖恃權執而

笑後競羅禍而號哭也

家國泯絕宗廟燒燔未嬉喪夏

氏女美於色薄於德女子行丈夫心桀嘗置未嬉於膝

上聽用其言昏亂失道湯伐之遂死於南巢見列女傳

哀嬖斃周

周幽王嬖褒姒

姐已亡殷趙靈沙丘

趙武靈王以長子章爲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生子何乃廢

爲犬戎所殺也

章而立何後自號主父立何爲王吳娃死何愛弛主父憐章北面

臣諫於其弟欲分趙王章於代計未決主父及王遊於沙丘宮公

子章以其徒作亂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起兵公子章敗在走主父

主父開之成兌因圍主父宮章死成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卽解

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人後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

父欲出不得飢探雀鷲而食之三月餘死沙丘宮見史記

戚姬

人豕呂宗呂敗

後紀

陳后作巫卒死於外

孝武帝陳皇

子身迺廢

女欲謀毒太子被廢也

故曰無謂我貴天將爾摧無

恃常好色有歇微無怙常幸愛有陵遲無曰我能天人爾違患生

不德福有慎機

無德而貴寵者患害之所生也左傳曰

日不常中

月盈有虧履道者固仗執者危微臣司戚敢告在斯琦曰言不從

失意復作白鵠賦曰爲風

風讀

梁冀見之呼琦問曰

集解惠棟曰

刺己大怒幽之谷室

數月得出傳不載

百官外內各有司存天下云云豈獨吾人之

尤君何激刺之過乎琦對曰昔管仲相齊樂聞讖諫之言蕭何佐

漢通設書過之吏

集解劉攽曰案吏當作史

今將軍繫世台輔任齊伊公

伊尹

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能結納貞良曰救禍敗反復欲鉗塞士

口杜蔽主聽將使玄黃改色馬鹿異形乎

史記趙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

獻胡亥曰馬也胡亥笑曰丞相誤耶問左右或默或言馬以河順

高或言鹿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殺羣臣畏高高遂作亂也

解洪亮吉日元黃改色亦趙高事鄭注禮記秦二世時趙高欲作

亂或以青爲黑黑爲黃民言至今從之賢注失載惠棟曰王伯厚

云注言馬鹿而不言元黃案禮器或素或青夏造殷因注云變白

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爲黑黑爲黃民言從

之先謙曰洪不知王職解印綬去翼遂令刺客陰求殺之客見琦耕於陌上懷書一卷

息輒偃而詠之客哀其志曰實告琦曰將軍令吾要子今見君賢

者情懷忍忍

不忍也

可亟自逃吾亦於此亡矣琦得脫走冀後竟

捕殺之所著賦頌銘詠箴弔論九咨七言凡十五篇

集解惠棟曰

崔琦集二卷王補曰御覽初學記藝文類聚引崔琦七篇凡六處

卽文選對峻辨命論曹植王仲宣諫王康璠反招隱詩注皆引作

七獨獨傳作七言殆言獨  
音近而訛與當從獨爲是

邊韶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也

集解惠棟曰陳留風俗傳云邊姓祖于宋平公

曰文學知名

教授數百人韶口辯曾晝日假臥

左傳趙盾坐而假寐杜注云不脫衣裳而臥也

弟子私

謂之曰邊孝先腹便便

便音蒲堅反

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

曰邊爲姓孝爲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

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謂出何典記謝者大慙韶之才捷皆此類

也桓帝時爲臨穎侯相徵拜太中大夫著作東觀

集解惠棟曰史通云韶與大軍

營司馬崔實議郎朱穆曹壽雜作孝穆崇二皇及順烈再遷北地

太后傳又增外戚傳入安思等后儒林傳入崔篆諸人

太守入拜尚書令後爲陳相卒官著詩頌碑銘書策凡十五篇

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邊韶集一卷王補曰韶塞賦見藝文類聚七十四御覽七百五十四河嶽頌見水經七濟水老子銘見隸釋三



文苑列傳第七十上終

後漢書八十一上

後漢書集解卷八十上校補

文苑列傳上

案范史總傳多設序論以發揮己意文苑其所創也無序且無論其將以茲事原委與於斯文者莫不自

能窮竟耶抑謂風尚所存關一代之運會其間甘苦得失亦惟讀者能自得之也夫謂別集之名東京所創蓋文滋多於是故傳文苑是一說矣有韻爲文無韻爲筆兩漢文章與漢廷大事故文多筆少因以文苑名篇又一說矣然觀選樓甄錄亦逮序論靡龍所陳取體畢該六代言文豈有域也必以行韻爲限則文疆讓太守疏元叔報皇甫書曼山嶧和同論曷爲並隸斯傳矧乃詩賦百六班志先已分家體勢之觀區以別矣以別集爲斷亦隋書之覽言耳惟是標舉一事自爲篇翰殊經傳異子史有所造述悉謂之文則昭明之所已言無以易焉然而其在前世崇禮官考文章雖已叻於武宣而侍從之臣及公卿大臣奏御而外不關史職若後漢文苑所列多爲東觀著作之才固不可以無傳又自光武以訖孝靈免杜篤之刑圖高彪之像其間崇獎亦略見梗概終以肅衡不屈雖不載其文而讀鸚鵡賦覺建安之煥嬰六代之靡敝莫之能潤也無亦東漢氣節之重有以爲之質乎夫察變成化文之所係大矣概曰文人無足觀誣也

杜篤傳卽曰車駕策由一卒

案文卽上亦應有或字高帝非自蜀漢出卽都關中則二語自另爲一事

也

推天時順斗極注言順斗建及北極之星運轉而行也

官本注作言順斗建及斗

極北星運轉而行也案文選長楊賦注引服虔曰隨天斗極運轉也又引雒書曰聖人受命必順斗極所謂斗極者本即謂北斗爲極故孝經援神契云德及于天則斗極明淮南子亦云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曉然而悟矣爾雅釋天北極謂之北辰邢疏云極中也辰時也居天之中人望之在北因名北極斗杓所建以正四時故云北辰是仍謂北極即斗極釋地北戴斗極爲空桐邢疏云北斗北斗也極者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奉一之常居也以其居天之中故謂之極極中也北斗拱極故云斗極則又分斗與極爲二乃與章懷說合

入函谷注函谷故關在今洛州新安縣也

唐新安今河南府新安縣治

喟然曰思諸夏之隆

官本然作乎

瘞后土注后土祠在今蒲州汾陰縣北也

唐汾陰在今蒲州府榮河縣北

蹈滄海跨崑崙注乘崑崙

官本注乘作標與文選合前書作票

探冒頓之罪注孤債之君

至孤債獨居

官本注債皆作債案前書匈奴傳注引如淳曰債仆

也作憤非

戕觜鱗注觜音子期反

官本注于

鍾鏤株林注鏤推也

官本注推作椎是

北據谷口注谷口在今雲陽縣

唐雲陽在今西安府涇陽縣北三十里

杜口絕津注絕黃河之津

官本注之作中

肇有十二

錢大昭曰案文當作肇十有二

荷天人之符注謂疆華自關中持赤伏符也

官本注脫伏字案循吏傳王景作金人論

頌洛邑之美天人之符符對美言謂天與人歸相符合也注乃以赤伏符釋之言天而遺人符符又相混語殊未暇

命騰太白親發狼弧

案史記天官書候在太白占於狼弧謂秦之疆也篤美西都故特舉此注亦未暇

南

禽公孫北背疆胡

錢大昭曰闕本無此二句非今案光武征公孫述降盧芳均在平隴冀據洛都之後此二

句反在前頗嫌倒置且蜀亦非南也下既云廓平帝字則埽蕩羣雄可以包括本無待分疏又南北西東並言反與後文東南

殊俗西北絕域犯複損之固非不可闕本亦未可輕議矣

又著明世論十五篇集解王補曰

至

御覽七百八引篤通邊論

從

辰日御覽作  
邊論無通字

王隆傳爲新汲令注新汲縣屬潁川郡故城在今許州扶溝縣西

官本注未有也字漢新汲今陳州府扶溝縣西南二十里唐扶溝今陳州府扶溝縣治

清我濯澆注而以清泉洗濯我也

官本洗作澆

沛國史岑字子孝集解周壽昌曰至非也

案周氏此條全與侯康補注續同侯氏非也下

尙有康又攷史通云孟堅勒成漢書亦云備矣其間若薄昭揚僕顏駟史岑之徒其事所以見遺者蓋略小而存大耳則子孝竟是前漢人故范史亦云王莽末不云建武初特以前書無傳故附著之耳

傳毅傳二迹阿衡注阿倚衡平也至高宗命傳說曰爾尙明保子

注高宗原講高祖保子原脫子字均依唐注疏本尙書正官本注不誤今案注釋阿衡二字本鄭君長發詩箋之說僞孔因之史記殷本紀則固以阿衡爲伊尹名也今說命三篇非漢世所有注引誤並詳卷二十二校補

奕世載德注易曰積德載官本注積德作德積是

徂年如流注言其速也官本注無此四字

密勿朝夕注毛詩曰密勿從事

毛當作韓官本注不誤

班固爲中護軍

錢大昭曰前書有護軍都尉附屬大司馬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護軍中護軍之官始見于此漢季又

有中領軍矣案固爲竇憲中護軍前已見班彪傳

黃香傳遂博學經典

案此句上當有脫文蓋盡心奉養下必接敘其父事奉養乃有所屬亦必有所藉乃得博

學經典也

先人餘福注謝承書

官本注承作丞今案二字雖可通作而人名不可易作丞非

田令集解惠棟曰漢有田律

案田律不可即據爲田令錢大昭氏疑本甲令之謬所見甚是前書敘傳

述景紀云匪怠匪荒務在農桑著于甲令民用寧康顏注甲令即景紀令甲也

數月卒於家集解惠棟曰

至在房陵東者是也

柳從辰曰查一統志香墓在今孝感

縣東四十里寰宇記云鳳皇山有魏郡太守黃香墓又一統志禹州東北孝山上有黃香墓又湖北通志香墓在今德安府城內府署東據此香有五墓常熟梅里一墓惠氏已駁之尙有四墓辰案南宋之房陵今鄖陽府房陵縣治傳言香卒於家房陵非香家也考漢之安陸即今德安府治當以湖北通志爲是

劉珍傳連珠

侯康曰珍之連珠劉勰謂欲穿明珠多貫魚目蓋非傑構

葛龔傳拜蕩陰令注蕩陰縣名今相州縣也

蕩陰屬河內郡今彰德府湯陰縣治

著文賦碑誄書記凡二十篇

官本二十作十二

崔琦傳荷爵負乘注寇必至矣

官本注矣作也

末嬉喪夏注湯伐之遂死於南巢

官本注作湯遂放桀於南巢

霍欲鳩子身迺廢注欲謀毒太子被廢也

官本注末無也字

任齊伊公注伊尹公

案注公上明脫周字

反復欲鉗塞士口

案文反當作乃

邊韶傳後爲陳相

據隸釋在延熹八年八月

卒官

柳從辰曰一統志韶墓在今杞縣東三里

著詩頌

碑銘書策凡十五篇集解王補曰

至

御覽七百五十四

案御覽七百五

十四引邊韶塞賦序塞乃博塞也

文苑列傳第七十下

後漢書八十下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張升字彥真陳留尉氏人富平侯放之孫也

放湯六代孫也集解撰亮吉日案升傳升以

黨綱事誅年四十九以升始生年計之放卒已一百三十餘年放子純孫奮皆顯名於建武中與升相去甚遠又前史言張湯後三徙復還杜陵純傳亦言杜陵人升居陳留尉氏里居亦不同范言升放之孫未識何據也祿微西年卒在升前李廣芸曰孫上疑有脫 升少好學多關覽而任情不羈關涉也不羈謂超絕等倫不

羈之士與牛驥同阜 其意相合者則傾身交結不問窮賤如乖其志好者雖

王公大人終不屈從

杜預注左傳曰大人謂在位者也

常歎曰死生有命富貴在

天其有知我雖胡越可親苟不相識從物何益

前書鄒陽上書曰意合則胡越爲兄

也弟仕郡爲綱紀自能出守外黃令吏有受賕者卽論殺之或譏升



守領一時何足趨明威戮乎

趨急也讀曰促

對曰昔仲尼暫相誅齊之侏

儒手足異門而出故能威震強國反其侵地

侏儒短人能爲伴優也穀梁傳曰魯定公

與齊侯會于頰谷兩君就壇兩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

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兩君合好夷狄之人何爲來齊侯

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罷會齊人使優施舞于魯君之幕下孔

子曰笑國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乃歸

魯耶謹龜陰之田集解先君子仕不爲己職思其憂以詩唐風曰無

謙曰手字誤當依注作首君子仕不爲己職思其憂以詩唐風曰無

其憂職主也君子之居位當思盡忠不爲己身豈曰久近而異其度哉遇黨錮去官後竟

見誅年四十九著賦誄頌碑書凡六十篇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

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也體貌魁梧魁梧壯大之貌身長九尺美須豪

眉望之甚偉而恃才倨傲爲鄉黨所擯擯斥也集解惠棟曰文士

竦爲鄉黨所擯今後屢抵罪幾至死友人救得免壹迺貽書謝恩

曰昔原大夫賈桑下絕氣傳稱其仁原大夫謂趙衰之子盾諡曰

宣呂氏春秋曰趙宣孟將之

釋見飲桑之下有臥餓人宣孟與脯二胸拜受之不敢食問其故

曰臣有母特以遺之宣孟更賜之脯二束遂去贖卽續也飲古養

字秦越人遷號太子結脈世著其神扁鵲姓秦名越人過號號太子

子病所謂尸蹙也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三陽五會有聞太子蘇見史記設彘之二人不遭仁遇

神則結絕之氣竭矣然而繡脯出乎車輪說文輪車輪開橫木鍼石運乎手

爪古者以砭石爲鍼凡鍼之法右手象天左手法地彈而怒之搔

而病也刺病也山海經高氏之山多鍼石郭注可以爲砭鍼左傳美疾不

如惡石服虔注石砭石也古法治病灼石鍼以灸之後世專用艾

而砭石之法亡矣今所賴者非直車輪之繡脯手爪之鍼石也迺收之於

斗極還之於司命禮記曰祭司命鄭玄注云文昌中星也集解惠

督察三命者王逸云司命御持萬民死生之命也李善云史記扁鵲云疾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東方朔云司命之神總鬼錄者

使乾皮復含血枯骨復被肉允所謂遭仁遇神真所宜傳而著

之余畏禁不敢班班顯言班班明貌竊爲窮鳥賦一篇其辭曰有一窮

鳥戢翼原野畢網加上機穿在下禮記曰羅網畢翳鄭玄注云小

穿穿地前見蒼隼後見驅者集解惠棟曰繳彈張右而射者也

羿子數左

羿子謂羿也淮南子曰堯時十日並出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鳥皆死墮其羽翼彀引弓也集解惠棟曰羿子

集作羿弓

飛丸激矢交集于我思飛不得欲鳴不可舉頭畏觸搖足恐

墮內獨怖急乍冰乍火幸賴大賢我矜我憐昔濟我南今振我西

西協韻音先

鳥也雖頑猶識密恩內言書心外用告天天乎祚賢歸賢

永年且公且侯子子孫孫又作刺世疾邪賦言舒其怨憤曰伊五

帝之不同禮三王亦又不同樂數極自然變化非是故相反駁禮

曰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代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德政不能救世濶亂賞罰豈足

懲時清濁春秋時禍敗之始戰國愈復增其荼毒尚書曰罹其凶害不忍荼毒孔

注云荼毒苦也秦漢無言相踰越迺更加其怨酷豈計生民之命唯利己

而自足于茲迄今情偽萬方佞諂日熾剛克消亡砥疴結駟正色

徒行莊子曰宋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秦王悅之益車百乘見莊子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醫疴痔者得車五乘子豈砥疴邪何

得車之多乎嫗嫗名執撫拍豪強矩反撫拍相親狎也集解惠棟曰爾

雅云矜憐撫掩之也郭璞云撫掩猶撫拍謂慰帥也偃蹇反俗立致咎殃偃蹇駢捷憚逐物

日富月昌捷疾也憚懼也急渾然同惑孰溫孰涼邪夫顯進直士

幽藏原斯瘼之幽興集解先謙曰官本幽作攸是實執政之匪賢女謁掩其視

聽兮近習秉其威權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瘖

痕雖欲竭誠而盡忠路絕嶮而靡緣九重既不可啟又羣吠之狝

狝楚辭曰豈不思夫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安危亡於旦夕肆嗜

愆於目前奚異涉海之失柁積薪而待燃柁可以正船也音徒我

薪之下而廢於上火未及然而榮納由於閃楡孰知辨其蚩妍閃楡

謂之安當今之執何以異此榮納由於閃楡孰知辨其蚩妍

不定貌也集韻作陝楡楡從手旁惠棟曰釋名蚩痲故法禁屈撓

於執族恩澤不逮於單門集解惠棟曰單門猶孤門是也寧飢寒於堯

舜之荒歲兮不飽暖於當今之豐年乘理雖死而非亡違義雖生

而匪存有秦客者迺爲詩曰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

左傳曰俟河之清人

壽幾何言人壽促河清遲也

順風激靡草富貴者稱賢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

錢伊優北堂上抗髯倚門邊

伊優屈曲依媚之貌抗髯高亢肆直

見棄故倚門髯音茸

魯生聞此辭繫而作歌曰

秦客魯生皆寓言也

執家多所宜咳唾

自成珠被褐懷金玉蘭蕙化爲芻

老子曰被褐懷玉言處卑賤而懷德義也楚辭曰蘭芷變而不

芳荃蕙化而爲茅也

賢者雖獨悟所困在羣愚且各守爾分勿復空馳驅哀

哉復哀哉此是命矣夫光和元年舉郡上計到京師是時司徒袁

逢受計

集解惠棟曰文士傳云袁陽案逢字周陽舉其字也洪頡煊曰靈帝紀光和元年二月光祿勳袁滂爲司徒冬十月

屯騎校尉袁逢爲司空二年三月司徒袁滂免大鴻臚劉邵爲司徒司空袁逢罷元年受計者非袁逢也

計吏數百人

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而已

集解惠棟曰周禮九摯鄭司農云肅拜但俯下手今

時禮是也

逢望而異之令左右往讓之曰下郡計吏而揖三公何也對

曰昔鄒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

前書鄒食其初見高祖長揖不拜因說高

祖高祖引之上坐左傳曰豈不遽止杜預注曰遽畏也案解周壽昌曰案此遽字引杜訓畏作何畏怪哉不成語玉篇遽急也卒也禮遽數之不能終其物左傳公遽見之皆作急卒解又本書劉寬傳未嘗疾言遽色亦言急色也官本注畏也作異也然案左傳杜注遽畏懼也實不作異異則遽則斂衽下堂執其手延置上坐因畏之譌也此本尙是舊注

問西方事大悅顧謂坐中曰此人漢陽趙元叔也朝臣莫有過之

者吾請爲諸君分坐分坐別坐也坐者皆屬觀既出往造河南尹羊陟

不得見壹曰公卿中非陟無足曰託名者適日往到門陟自強許

通陟意未許通壹以壹數至門故自勉強許通之尙臥未起壹逕入上堂遂前臨之曰竊

伏西州承高風舊矣前書傳不疑見累勝之曰竊伏海濱承暴公子舊矣舊久也迺今方遇而

忽然也謂死奈何命也因舉聲哭門下驚皆奔入滿側陟知其非常

人迺起延與語大奇之謂曰子出矣陟明日大從車騎奉謁造壹

奉謁通時諸計吏多盛飾車馬帷幙而壹獨柴車草屏韓詩外傳曰周子高

對齊景公曰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露宿其傍延陟前坐

食駕馬柴車可得而乘柴車弊惡之車也

於車下左右莫不歎愕陟遂與言談至熏夕極歡而去執其手曰

良璞不剖必有泣血已相明者矣琴操曰卞和得玉璞以獻楚懷

王使樂正子占之言非玉以其

欺誤斬其一足懷王死子平王立和復抱其璞而獻之平王復以

爲欺斬其一足平王死和復獻恐復見斷乃抱其玉而哭荆山之

中晝夜不止泣陟適與袁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士大夫想望其

風采及西還道經弘農過候太守皇甫規門者不卽通壹遂遁去

門吏懼言白之規聞壹名大驚迺追書謝曰蹉跎不面企德懷風

虛心委質爲日久矣側聞仁者愍其區區集解惠棟曰廣雅云區區愛也冀承清

誨言釋遙悚今日外白有一尉兩計吏不道屈尊門下尊謂壹也敬之故號

爲更啟迺知已去如印綬可投夜豈待旦惟君明叡平其夙心靈

尊當慢傲加於所天平恕也敬壹故謂爲所天集解蘇輿曰漢世推

敬每多逾分如荀爽貽李膺書有久廢過庭及

陸帖瞻望等語亦此類也事在悖惑不足具責倘可原察追修前好則何福如

之謹遣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壹報曰君學成師範縉紳

歸慕仰高希驥歷年滋多

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法言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人亦顏之徒希

也。慕旋轅兼道渴於言侍沐浴晨興昧旦守門實望仁兄昭其懸遲

懸心遲仰之集解劉攽曰正文仁兄案二漢未嘗相呼爲仁兄且

壹與皇甫未嘗相接何兄之稱劉表與袁譚言呼之仁君此下文

亦有仁君作君字是周壽昌曰案傳稱壹恃才倨傲則對規言何

不可兄之有況此係報規書規稱之爲所天則報稱仁兄所以親

謂兩漢未嘗相呼所以明其分也不過仁兄二字於文字此僅見必

亦距漢未嘗相呼所以明其分也不過仁兄二字於文字此僅見必

未不遠曰貴下賤握髮垂接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史記曰周

惠棟曰高可敷翫墳典起發聖意下則抗論當世消弭時災豈悟

易象辭曰君子自生怠倦失恂恂善誘之德同亡國驕情之志論語曰夫子

人恂恂蓋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易繫辭曰君子見是曰夙退自引

恭順貌君勞詩曰大夫夙退無使昔人或歷說而不遇或思士而無

從皆歸之於天不尤於物歷說謂孔子也論語孔子曰不怨天不

注云孔子不用於時而不怨天人不己知亦不尤人也思士謂孟

軻也孟軻欲見魯平公臧倉諧之孟軻曰余之不遇魯侯天也臧



氏之子焉能使余  
不遇哉見孟子

後漢書八十一

五

今壹自譴而已豈敢有猜仁君忽一匹夫於德

何損而遠尋手筆追路相尋誠足愧也壹之區區曷云量已其嗟

可去謝也可食

曷何也言區區之心不量已而至君門禮記曰齊大飢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有蒙袂戴履負

而來曰嗟來食曰余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從誠則頑薄實

而謝之不食而死仲尼曰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識其趣但關節疾動膝灸壞潰人有四關請俟它日迺奉其情輒

誦來貺永曰自慰遂去不願州郡爭致禮命十辟公府並不就終

於家初袁逢使善相者相壹云仕不過郡吏竟如其言著賦頌箴

誄書論及雜文十六篇

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趙壹集二卷錄一卷王補曰壹有非草書見御覽六百五

七百四十九  
法書要錄一

劉梁字曼山一名岑東平寧陽人也

寧陽縣故城在今兗州龔丘縣南集解何焯曰魏志注中

作一名恭先謙曰梁宗室子孫而少孤貧賣書於市曰自資常疾

甯陽注見虞翻傳世多利交曰邪曲相黨適著破羣論時之覽者曰爲仲尼作春秋

亂臣知懼

孟子曰孔子成春秋亂臣賊子懼也

今此論之作俗士豈不愧心其文不

存又著辯和同之論其辭曰夫事有違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愛

而爲害有惡而爲美其故何乎蓋明智之所得闇僞之所失也是

曰君子之於事也無適無莫必考之曰義焉

論語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

義之與比集解惠棟曰鄭氏莫音慕無所貪慕也適讀爲敵

得由和興失由同起故曰可濟否

謂之和好惡不殊謂之同春秋傳曰和如羹焉酸苦曰劑其味

左傳劑作齊爾雅曰劑翦齊也音子隨反今人相傳劑音在計反集解

周壽昌曰案注劑作齊是也而引翦斷義不與本文合案周禮鹽人凡齊事鬻鹽以待戒令注齊事和五味之事禮少儀凡羞有渣者不以齊注齊和也前書藝文志百樂齊和注與劑同君子

食之曰平其心同如水焉若曰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一誰

能聽之

左傳晏子對齊景公辭也

是曰君子之行周而不比和而不同

忠信爲周阿黨

此爲曰救過爲正曰匡惡爲忠經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則上下和

睦能相親也昔楚恭王有疾召其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

楚恭

王名審左傳楚王曰生十年而喪先君故曰少主社稷

失先君之緒覆楚國之師緒業也謂

所敗不穀之罪也若曰宗廟之靈得保首領曰歿請爲靈若厲大

夫許諸諡法亂而不損曰靈殺戮不辜曰厲左傳及其卒也子囊

曰不然子囊楚令尹名也夫事君者從其善不從其過赫赫楚國而君臨

之撫正南海訓及諸夏其寵大矣寵榮也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

謂恭乎大夫從之諡法既過能改曰恭案此楚語之文此違而得道者也及靈王驕

淫暴虐無度芊尹申亥從王之欲曰殯於乾谿殉之二女此順而

失義者也國語楚靈王子圍爲章華之臺伍舉對曰君爲此臺國人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數年乃成左傳芊尹申亥

申無字之子也乾谿之役申亥曰吾父再干王命王不誅惠孰大

焉乃求王遇諸棘闈以王歸王縊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也集解劉攽曰注楚靈王子圍案文多一子字鄢陵之役晉楚對戰陽穀獻酒子反曰斃此

愛而害之者也淮南子曰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鄢陵戰酣恭王傷

爲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絕於口遂醉而臥恭王欲復戰使人召

子反子反辭以疾王駕而往之入幄中而聞酒臭恭王大怒斬子

反以爲戮集解惠棟曰淮南子云豎陽穀之進酒也非欲禍子反也誠愛而欲快之也而適足以殺之此所謂欲利之而反害之者也高誘云豎小使也陽穀其名

也疾毒滋厚石猶生我此惡而爲美者也武仲武仲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季孫之愛我美疾

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夫石

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言石能除已疾也集解惠棟曰戰國策云扁鵲怒而投其石高誘云石砭所以砭彈人癰腫也孔子

曰智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而不順

施而不恕矣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悼子少武子愛悼子欲立之訪於申豐曰不可訪於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

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鐻絮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悼子乃立季氏以公彌爲馬正其後公彌立

孟孫與共構臧紇於季氏臧紇奔齊齊侯將與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鼠晝伏夜動不

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宣將事之非鼠如

何乃不與田注曰紇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以比鼠欲使怒

而止也見左傳集解先蓋善其知義譏其違道也夫知而違之僞

諫曰官本矣作也是

也不知而失之閻也閻與僞焉其患一也患之所在非徒在智之

不及又在及而違之者矣故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

之也論語夏書曰念茲在茲庶事恕施忠智之謂矣茲此也念此

也言行事當常念如在己身也庶民也言眾事恕己而施行斯可

謂忠而有智矣集解惠棟曰所引夏書本左傳非今所有大禹謨

也庶事今左傳作順事故君子之行動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左傳曰

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疾杜預注云回邪也疾病也進退周旋唯道是務苟失其道

則兄弟不阿苟得其義雖仇讎不廢故解狐蒙祁奚之薦二叔被

周公之害左傳曰晉祁奚請老晉侯勃鞞曰逆文爲成勃鞞晉寺

傳晉獻公使寺人披伐公子重耳於蒲披斬其祛及文公歸國呂

甥卻芮將焚公宮而殺文公寺人披以呂卻之難告之言初雖逆

文公後竟傳瑕曰順厲爲敗左傳言鄭厲公爲祭仲所逐後侵鄭

成之也我吾請納子厲公與之盟而赦之傳瑕殺鄭子而納厲管蘇曰憎

公遂殺傳瑕也集解先謙曰遂上當更有厲公二字管蘇曰憎

忤取進申侯曰愛從見退考之曰義也新序曰楚恭王有疾告諸

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得焉吾死之後爵之於朝申

侯伯願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得焉必

速適故曰不在逆順曰義爲斷不在憎愛曰道爲貴禮記曰愛而

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考義之謂也桓帝時舉孝廉除北新城長

城屬涿縣告縣人曰昔文翁在蜀道著巴漢前書文翁爲蜀郡太守與起學校比於魯衛也集解

惠棟曰注比於魯衛依前書魯衛當作齊魯庚桑瓊隸風移礪礪後有庚桑楚者偏

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礪礪之山居三年礪礪大穰礪壘之人相與

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

庶幾其聖人乎礪音猥礪音盧罪反集解錢大昕曰礪礪卽畏壘

也史記云畏壘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崔謨注莊子本作累俗作

累又加石旁耳說文作銀鏗吾雖小宰猶有社稷論語曰子路將使子羔爲費

苟赴期會理文墨豈本志乎迺更大作講舍延聚生徒數百人朝

夕自往勸誠身執經卷試策殿最儒化大行此邑至後猶稱其教

焉特召入拜尚書郎累遷後爲野王令未行光和中病卒集解惠棟曰經

籍志云梁劉梁集二卷錄一卷隋三卷王補曰梁七孫楨亦曰文

舉零句雜見文選注藝文類聚御覽書鈔無一篇孫楨亦曰文

才知名魏志楨字公幹爲司空軍謀祭酒五官郎將文學與徐

邊讓字文禮陳留浚儀人也少辯博能屬文作章華賦雖多淫麗

之辭而終之曰正亦如相如之諷也章華臺解見馮衍傳楊雄曰辭人之賦麗以淫司馬相如

作上林賦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此爲諷也渠解惠棟曰魏脩云汝陽郡汝陽縣有章華臺水經

注云臺高十丈基廣十五丈其辭曰楚靈王既遊雲夢之澤息於荆臺之上前

方淮之水左洞庭之波洞庭湖在今岳州西南右顧彭蠡之隩南眺巫山之

阿說苑曰楚昭王欲之荆臺遊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遊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地使人遺老而忘

死也王不可遊也巫延目廣望聘觀終日願謂左史倚相曰盛哉

山在夔州巫山縣東斯樂可引遺老而忘死也說苑此並司馬子綦諫昭王之言於是遂作章華之臺

築乾谿之室史記曰靈王次於乾谿樂乾谿不能去窮木土之技單珍府之寶舉國

營之數年迺成技巧也單盡也國語楚靈王爲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國君安人以爲樂今君爲此

臺也國人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設長夜之淫宴作北里之新聲

焉百姓煩焉軍國苦之數年乃成史記曰紂爲酒池肉林使男女裸而相逐其間爲長夜之飲使師涓作新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也於是伍舉知夫

陳蔡之將生謀也

陳蔡二國先爲楚所滅也集解惠棟曰子干弑靈王依陳蔡以入楚故曰生謀也 迺作

斯賦曰諷之胄高陽之苗肩兮承聖祖之洪澤

胄肩也高陽帝顓頊也帝系曰顓頊

娶於滕隍氏女而生老童是爲

建列藩於南楚兮等威靈於二伯

楚先楚辭曰帝高陽之苗裔兮 老童之後鸞熊事周文王早卒至孫熊繹周成王時封於楚其後

子孫隆盛與齊晉強二伯齊桓晉文也集解劉攽曰注與齊晉強

案文少超有商之大彭兮越隆周之兩統國語曰商伯大彭豕韋

一爭字也穆達皇佐之高勳兮馳仁聲之顯赫皇佐謂鬻熊佐文王也左

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人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

飛以息此馳仁聲也集解王補曰文選曹植贈丁侯王榮詩注馳作 惠風春施神馳電斷華夏肅清五服攸亂謂靈王承先世仁惠

威稜如電雷之斷決也五服甸侯綏要荒 旦垂精於萬機兮夕回

輦於門館設長夜之歡飲兮展中情之嫵婉嫵安也婉美也婉 竭

四海之妙珍兮盡人生之祕玩爾迺攜窈窕從好仇窈窕幽閑也

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集解惠棟曰韓詩云窈窕貞專貌 徑肉林



登糟

史記紂作糟  
池懸肉以爲林也

蘭肴山竦椒酒淵流

蘭肴芳若蘭也椒酒置椒酒中也楚

詞曰蕙肴兮蘭籍桂酒兮椒漿

激玄醴於清池兮靡微風而行舟登瑤臺曰回望

兮冀彌日而消憂

彌終也楚詞曰於是招宓妃命湘娥必妃洛水

湘娥堯之二女娥皇女英湘水之神也

齊倡列鄭女羅

楚辭曰二八齊容起鄭舞

揚激楚之清宮

兮展新聲而長歌

激楚曲名也淮南子曰激楚結風

繁手超於北里妙舞麗於陽

阿

左傳曰繁手惜聲淫墜心耳乃忘和平陽阿解見馬融傳集解先謙曰官本怡作淫淫作滔

金石類聚絲竹

羣分被輕袿曳華文

方言曰袿謂之裙釋名曰婦人上服謂之袿

羅衣飄飄組綺續紛

組縵也綺綾也

縱輕軀曰迅赴若孤鵠之失羣

集解王補曰文選洛神賦注孤作離振華袂

已透迤若遊龍之登雲於是歡嬉既洽長夜向半琴瑟易調繁手

改彈清聲發而響激微音逝而流散振弱支而紆繞兮若綠繁之

垂幹忽飄飄曰輕逝兮

集解王補曰文選陸機日出東南隅行注作飄然

似鸞飛於天漢

舞無常態鼓無定節尋聲響應修短靡跌

跌蹉也

長袖奮而生風清

氣激而繞結

歌聲激發  
紫繞纏結

爾迺妍媚遞進巧弄相加俯仰異容忽兮

神化

音花  
協韻

體迅輕鴻榮曜春華進如浮雲退如激波雖復柳惠

能不咨嗟

柳下惠展季也家語曰柳下惠嫗不  
遠門之女人國人不稱其亂言其貞也

於是天河既回淫

樂未終

集解王補曰文選謝惠連詠  
牛女詩注回作迴淫作歡

清籥發徵激楚揚風

籥如笛  
六孔

於是音氣發於絲竹兮飛響馱於雲中比目應節而雙躍兮

名蹏一名王餘不比不行江東呼爲板魚韓詩外傳伯牙鼓琴游  
魚出聽集解周壽昌曰官本注板魚作板魚案爾雅郭注亦曰版

魚初學記引臨海異物志云南越孤雌感聲而鳴雄暮則羈雌迷  
謂之板魚是板字爲傳寫之誤也

鳥宿焉羈雌孤雌也美繁手之輕妙兮嘉新聲之彌隆於是眾變已盡羣樂

既考也

歸乎生風之廣夏兮修黃軒之要道

黃帝軒轅氏得房  
中之術於玄女握

固吸氣還精補腦可以長生說苑雍門周  
說孟嘗君曰廣夏邃房下羅幃來清風攜西子之弱腕兮援毛

嬪之素肘

西子西施也越絕書曰越王句踐得採薪二女西施鄭旦  
以獻吳王毛嬪毛嬪也莊子曰毛嬪麗姬人之美者

集解先謙曰官本有正文形便娟以嬋媛兮若流風之靡草十三  
字注淮南子曰今舞者便娟若秋葍被風葍白芷也十八字此脫

美儀操之姣麗兮

集解惠棟曰呂氏春秋云公校且麗

忽遺生而忘老爾迺清夜晨

妙技單收尊俎徹鼓盤

張衡七盤賦曰歷七盤而履躡也

惘焉若醒撫劍而歎

病也慮理國之須才悟稼穡之艱難美呂尙之佐周善管仲之輔桓

將超世而作理焉沈涵於此歎於是麗女樂墮瑤臺思夏禹之卑

宮慕有虞之土階

墨子曰虞舜土階三尺茅茨不翦

舉英奇於仄陋拔髦秀於蓬

萊

蓬蒿草萊之閒也爾雅曰髦俊也

君明哲已知人官隨任而處能

能協韻音乃來反百

接時敘庶績咸熙諸侯慕義不召同期

尙書武王伐紂八百諸侯不期而至

繼高陽

之絕軌崇成莊之洪基

史記楚成王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於天子莊王成王孫也納伍舉蘇縱

之諫罷淫樂聽國政所誅數百人

雖齊桓之一匡豈足方於大持

齊桓公爲陽穀之會一匡天下匡正也

爾迺育之呂仁臨之呂明致虔報於鬼神盡

肅恭乎上京

言楚尊事周室

馳酒化於黎元永歷世而太平大將軍何進

聞讓才名欲辟命之恐不至詭曰軍事徵召既到署令史

續漢志曰大將軍

軍下有令史及御  
史屬三十一人

進曰禮見之讓善占謝

集解先諫曰官本謝作射是

能辭對

時賓客滿堂莫不羨其風

集解惠棟曰魚案典略云讓占對開敏聲氣如流坐席賓客有百數皆高慕之

府掾孔融王朗竝修刺候焉

朗字景與魏志有傳集解惠棟曰文士傳云讓出就曹時融朗等並前爲

讓共書刺候讓

讓平衡與交接議耶蔡邕深敬之曰爲讓宜處高任適薦於何進

集解顧炎武曰蔡邕傳謂邕亡命江海積二十年平六年靈帝崩董卓爲司空辟之稱疾不就卓切敕州郡舉邕詣府邕不得已

到署祭酒而文苑傳有議耶蔡邕薦邊讓於大將軍何進一書按

中平元年黃巾起以何進爲大將軍正邕亡命之時無緣得奏記

薦人也惠棟曰此書載邕集中未云邕寢贏旬旬拜寄不敢須通

則邕未嘗親奉書也邕雖亡命傳稱其往來太山羊氏不必專在

吳會薦賢爲國寓書於進亦無曰伏惟幕府初開博選清英華髮

不可顧氏以爲無緣薦人過矣

舊德竝爲元龜華髮白首也元龜所以知雖振鷺之集西雍濟濟

之在周庭無已或加韓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雍薛君章句曰鷺

雍學士皆潔白之人也又潔白之鳥西雍文王之雍也言文王之時辟

日濟濟多士文王以宣

竊見令史陳留邊讓天投逸才聰明賢

智髻亂夙孤不盡家訓髻前髮爲髻也亂毀齒也及就學廬便受

集解惠棟曰盡集作塵

大典初涉諸經見本知義授者不能對其問章句不能逮其意

惠棟曰逮集作遂

心通性達口辯辭長非禮不動非禮不言若處狐疑之

論定嫌審之分經典交至檢括參合眾夫寂焉莫之能奪也使讓

生在唐虞則元凱之次運值仲尼則顏冉之亞豈徒俗之凡偶近

器而已者哉

集解劉攽曰案文多一者字

階級名位亦宜超然若復隨輩而進

集解惠棟曰集云若復輩從此郡選舉云云

非所引章瓌偉之高價昭知人之絕明也

傳曰函牛之鼎曰烹雞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熬而不可熟

莊子曰函牛之鼎沸蟻不得措一足焉呂氏春秋曰白圭對魏王曰市丘之鼎以烹雞多泊之則淡不可食少泊之則焦而不熟也

函容也

此言大器之於小用固有所不宜也豈竊情邑

此寶鼎未受犧牛大羹之和久在煎熬機割之間願明將軍回謀

垂慮裁加少納貢之機密展之力用

展陳也集解惠棟曰集云願明將軍回謀守慮思垂采納

就讓疾病所觀察之更以屬缺招延表貢行狀列於正府躋之宗伯納之機密展其力用副其器量也蘇輿曰裁加少納疑當作少

納加裁若曰年齒爲嫌則顏回不得貫德行之首子奇終無阿宰之

功說苑曰子奇年十入爲阿宰有善績苟堪其事古今一也讓後曰高才擢進屢遷

出爲九江太守不曰爲能也初平中王室大亂讓去官歸家恃才

氣不屈曹操多輕侮之言建安中其鄉人有構讓於操操告郡就

殺之文多遺失

鄒炎字文勝范陽人鄒食其之後也集解惠棟曰陳留風俗傳云

縣鄒食其有功封高陽侯有鄒峻字文山鄒氏居於高陽沛公攻陳留

官至公府掾史將軍商有功食邑於涿炎有文才解音律言論

給捷多服其能理也給敏靈帝時州郡辟命皆不就集解惠棟曰炎

邳衡府君我之諸曹掾督郵濟北甯府君我由之成就陳留韓府

君察我孝廉陳留楊使辟我右北平從事祭酒注云四人舉辟炎

卓字子助有志氣作詩二篇曰大道夷且長窘路狹且促修翼

無卑棲遠趾不步局君迫也集解惠棟曰說文云舒吾陵霄羽奮

賈有人籍

集解惠棟曰人籍謂引籍也言富貴得通籍禁中也

貧賤無天錄

富貴者爲人所載於典籍也賈

賤者不載於天錄天錄謂若蕭曹見名於圖書

通塞苟由己志士不相小

言通塞苟若由己則志士不須

相卜也故蔡澤謂唐舉曰富貴吾自取之所不知者壽也

陳平敖里社

陳平爲里社宰分肉均善哉陳孺子之

爲宰也曰使平宰天下亦猶是見前書

韓信釣河曲

韓信家貧無行不得爲吏釣於淮陰城下河者水之總名也

終居天下宰食此萬鍾祿

大斛四

德音流千載功名重山岳靈芝

生河洲動搖因洪波蘭榮一何晚嚴霜瘁其柯哀哉二芳草不植

太山阿文質道所貴遭時用有嘉絳灌臨衡宰謂誼崇浮華賢才

抑不用遠投荆南沙

賈誼欲革漢土德改定律令絳侯周勃及灌嬰共毀之文帝以誼爲長沙太傅見前書集

解何焯曰此篇言不得志於當世庶幾如顏之附孔以顯之

抱玉乘龍驥不逢樂與和伯樂安

得孔仲尼爲世陳四科

謂德行政事文學言語也

災後風病慌忽性至孝遭母

憂病甚發動妻始產而驚死妻家訟之收繫獄災病不能理對

惠棟曰災遺令云嗟哉逸之遺孤其名曰止孤汝之孤也首未滿兩旬也

熹平六年遂死獄中

棟曰炎

遺令稱熹平六年冬十二月乃時年二十八集解惠棟曰爰集云

十四而州書矣二十七而作七平矣注鄭尚書盧植爲之誅讀曰

昭其懿德集解惠棟曰植集載鄭文勝誄云自亂未成童著書十

謂賦頌誄自少爲之與誄合也王補曰炎有對事及遺令四篇見古文苑

侯瑾字子瑜敦煌人也少孤貧依宗人居性篤學恒備作爲資暮

還輒蕪柴曰讀書魏古然字集解惠棟曰贊常曰禮自牧易曰卑

也牧養獨處一房如對嚴賓焉州郡累召公車有道徵竝稱疾不到

作矯世論曰譏切當時而徒入山中覃思著述也覃靜曰莫知於世

故作應黃難曰自寄又案漢記撰中興曰後事爲皇德傳三十篇

行於世餘所作雜文數十篇多亡失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侯

殘篇雜見初學記藝文類聚文選注西河人敬其才而不敢名之皆稱爲侯君云集

惠棟曰王隱首卷云漢末博士侯瑾善內學語弟子曰涼州城西

有泉水當竭當有雙闕起其上魏熹平中武威太守起學舍築闕



於此陳景雲曰西河當作河西  
瑤敦煌人河西四郡之一也

高彪字義方吳郡無錫人也

無錫今常州縣家本單寒至彪爲諸生遊太

學

集解惠棟曰外黃令高君碑云師事謝尉汝南許公令門章爲敦者宗章文禮施類乎班賈

有雅才而訥於

言嘗從馬融欲訪大義融疾不獲見迺覆刺遺融書曰承服風問

從來有年

風問風

故不待介者而謁大君子之門冀一見龍光

敘腹心之願

毛詩曰既見君子爲龍爲光龍龍也集解惠棟曰不荀子仲尼篇云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

圖遭疾幽閉莫啟昔周公旦父文兄武九命作伯曰尹華夏猶揮

沐吐餐垂接白屋

白屋匹夫也

故周道曰隆天下歸德公今養病傲士

故其宜也

集解王補曰御覽六百六引此書互異

融省書悉追謝還之彪逝而不願

後郡舉孝廉試經第一除郎中校書東觀數奏賦頌奇文因事諷

諫靈帝異之

集解惠棟曰前書云詔使王褒等之太子宮朝夕誦讀奇文

時京兆第五永爲督

軍御史

集解惠棟曰杜佑云建武初征伐四方權置督軍御史事竟罷

使督幽州百官大會祖餞

於長樂觀

集解惠棟曰崔實四民月令云祖道神黃帝之子好道遊死道路故祀以爲道神以求道路之福薛君韓詩章

句云送行飲酒曰餞

議郎蔡邕等皆賦詩彪迺獨作箴曰

又長樂當作平樂

文武將墜迺俛俊臣俾

承雷云蔡邕等天下名才士人皆會祖餞

於平樂館彪送永在坐因援筆書牘也

也整我皇綱董此不虔也

董正古之君子卽戎忘身

受命之日忘其家

明其果毅尙其桓桓

援枹鼓卽忘其身

左傳曰殺敵爲果致果爲桓

桓桓桓武貌集解何焯曰明本

呂尙七十氣冠三軍詩人作歌如

鷹如鷁

太公年七十遇文王毛詩

發三門順五將發三門者開門

天有太一五將三門

休門生門五將者天尺文昌等

地有九變

丘陵山川

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爲輕地我利則利彼得亦利者爲爭地我利則利彼得而得眾爲衝地入人地深倍城邑多爲重地行山林阻沮澤難行之道爲汜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少彼寡可以擊吾眾者爲圍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爲死地通九變之利知用兵矣集解劉孫子汜當作坻

反聞有死聞有生聞五聞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

因其敵聞而用之也死聞者為誣事於外令吾

聞知之而得於敵者也生聞者是反報之者也總茲三事謀則咨

詢總天地人之事無曰已能務在求賢淮陰之勇廣野是尊臣賢

審韓信破趙得廣武君李左車解其縛而師事之而周公大聖石

碻純臣曰威克愛曰義滅親也周公誅管蔡石碻殺其子厚也克勝

尚書曰威克厥愛允濟左傳曰石勿謂時險不正其身勿謂無人

莫識己與忘富遺貴福祿適存枉道依合復無所觀曲道以台時

先公高節越可永道集解何焯曰第五倫京北長陵人佩藏斯戒

目厲終身邕等甚美其文曰為莫尚也後遷丙黃令帝敕同僚臨

送祖於上東門洛陽城東面北頭門集解錢大昕曰丙黃當為外

人申屠蟠等可證其非丙黃也洪氏隸釋有外詔東觀畫彪像曰

勸學者彪到官有德政上書薦縣人申屠蟠等病卒於官栗暉惠

黃令高君碑云君舉將潁川太守南陽文府君徵詣廷尉君感綱紀捐官赴義星行載驅不日係路饑不及殮至以生疾光和七年六月丙申卒

文章多亡

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高彪集二卷錄一子卷王補曰彪有清誠見藝文類聚二十三

岱亦知名

集解惠棟曰吳錄云岱字孔文受性聰達輕財貴義其友士拔奇取於未顯所友八人皆世之英偉也爲孫策

殺所

張超字子竝河閒鄭人也

今麻州鄭縣集解惠棟曰鄭當作鄭洪亮吉日案唐書宰相世家系表河閒張

氏漢常山景王耳之後世居鄭縣今以爲良後未識何據棟勸經彙諷訖後賜職幸

留侯良之後有文才

靈帝時從車騎將軍朱儁征黃巾爲別部司馬

集解惠棟曰續漢志將軍領兵外討

則營有五部部有軍司馬一人其別營者爲別部司馬案經籍志書斷皆云超爲別部司馬

著賦頌碑文薦檄

殘書謁文嘲凡十九篇

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張超集五卷王補曰超有誦青衣賦楊四公頌靈帝河閒

舊唐碑均見藝文類聚

超又善於草書妙絕時人世其傳之

集解惠棟曰王僧虔伎錄云超

善草書不及崔張謂瑗芝

禰衡字正平原般人也

般縣故城在今德州平昌縣東般音卜蒲反

少有才辯而氣

尙剛傲好矯時慢物興平中避難荆州建安初來遊許下始達潁川迺陰懷一刺既而無所之適至於刺字漫滅是時許都新建賢

士大夫四方來集或問衡曰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

陳羣字長文司馬朗

字伯達河內溫人

對曰吾焉能從屠沽兒耶又問荀文若趙稚長云何

趙

衡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廚請客

典略曰衡見荀僕容

但有貌耳故可弔喪趙有腹大健噉肉故可

唯善魯國孔融及弘

農楊修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融

亦深愛其才衡始弱冠而融年四十遂與爲交友上疏薦之曰臣

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

孟子曰堯時洪水橫流汎濫於天下尙書

乂理也

旁求四方曰招賢俊

尙書曰旁求天下

昔孝武繼統將弘祖業疇咨

熙載羣士響臻

尙書帝堯曰疇咨若時登庸又曰有能陛下觀聖

纂承基緒遭遇見運勞謙日昃

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尙書敘文王德曰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

食言不欺  
懈怠也

惟岳降神異人竝出

毛詩曰惟岳降神生甫及申  
公孫弘傳贊曰異人竝出

竊見

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藝文

升堂觀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嘗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

若有神

淮南子曰所謂眞人者性合於道也

弘羊潛計安世默識曰衡準之誠不足

怪

前書曰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爲侍中又曰張安世字子孺爲郎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

識之具上其事後購求

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如讎

國語楚藍尹壺謂子西曰夫闔閭一善言若驚得一士若賞

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已過也

呂氏春秋魏文侯飲問諸大夫曰寡人如何主也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刺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君不肖君也

論語孔子曰直哉史魚邦

鶩鳥累百集解先謙曰不如一鶩

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也

鶩鳥累百官本百作伯

不如一鶩集解惠棟曰

之言也

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盈涌

集解惠棟曰李善云盈涌

大鳴也

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

前書賈誼曰何

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繫單于之終軍  
願而制其命集解惠棟曰李善云詭責也自責必繫單于也

欲曰長纓牽致勁越

前書終軍曰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也

弱冠慷慨前世美

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爲比如得龍躍天

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曰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

穆穆

尚書曰賓于四門穆穆

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

史記曰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

皆懼醫扁鵲曰血脈理也昔秦穆公如此七日寤寤而曰我之帝

所甚樂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必聞聞必有言也居二日

果寤詰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其聲動心也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寶若

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揚阿至妙之容臺牧者之所貪

諸本並作其義融集作掌牧集解錢大昕曰文選載此表作掌技惠棟曰今集作堂伎周壽昌曰官本注融集作堂牧壽昌案明張溥刻孔融

少府集作賞伎二字豈臺牧堂牧皆以字近而譌耶抑後人因臺牧二字不可解遂就其字改爲賞伎二字耶文選作掌技二字較

從飛免駮曩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呂氏春秋曰飛免駮曩古駿

良伯樂善御人也臣等區區敢不曰聞融既愛衡才數稱述於曹操操欲

見之而衡素相輕疾自稱狂病不肯往而數有恣言操懷忿而曰

其才名不欲殺之聞衡善擊鼓迺召爲鼓史因大會賓客問試音

節諸史過者皆令脫其故衣更著岑牟單絞之服文士傳曰魏太

人錄用爲鼓史後至八月朝普天閱試鼓節作三重閣列坐賓客

以帛緇制作衣一岑牟一單絞及小釋通史志曰岑牟鼓角士胄

也鄭玄注禮記曰次至衡衡方爲漁陽參搗蹀躞而前文士傳曰

絞蒼黃之色也

漁陽參搗蹀躞地來前蹀躞足腳容態不常鼓聲甚悲易衣畢復擊

鼓參搗而去至今有漁陽參搗自衡始也臣賢案搗及搗並擊鼓

杖也參搗是擊鼓之法而王僧孺詩云散度廣陵音參寫漁陽曲

而於其詩自音云參音七紺反後諸文人多同用之據此詩意則參

曲奏之名則搗字入於下句全不成文其云復參搗而去足知參

搗二字當相連而讀參字音爲去聲不知何所憑也參七甘反集

解惠棟曰楊文公談苑載瀾衡鼓歌云邊城晏開漁陽搗黃塵蕭

蕭白日暗徐錯云摻音七鑿反三搗鼓也以其三搗鼓故因謂之

參容態有異聲節悲壯聽者莫不慷慨衡進至操前而止吏訶之

曰鼓史何不改裝而敢輕進乎集解先謙曰官衡曰諾於是先解

相衣杜預注左傳曰相近身衣也音女一反集解先謙曰次釋餘

服裸身而立徐取岑牟單絞而著之畢復參搗而去顏色不怍作



也操笑曰本欲辱衡反辱孤孔融退而數之曰正平大雅固當

爾邪

雅正也言大雅君不當爾爾集解惠棟曰李善云字書云爾詞之終也先謙曰官本注作言大雅君子不當爾

因宣

操區區之意衡許往融復見操說衡狂疾今求得自謝操喜敕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晏衡迺著布單衣疎巾手持三尺棧杖

說文曰棧

大杖也音佗結反

坐大營門曰杖捶地大罵吏白外有狂生坐於營門言

語悖逆請收案罪操怒謂融曰禰衡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願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如何於是遣人騎送之臨發眾人爲之祖道先供設於城南迺更相戒曰禰衡勃虐無禮今因其後到咸當不起折之也及衡至眾人莫肯與衡坐而大號眾問其故衡曰坐者爲冢臥者爲屍屍冢之間能不悲乎劉表及荊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甚賓禮之文章言議非衡不定表嘗與諸文人共草章奏竝極其才思時衡出還見之開

省未周因毀曰抵地

抵地也

表憮然爲駭

憮然怪之也音撫

衡迺從求筆札

須臾立成辭義可觀表大悅益重之後復侮慢於表表恥不能容

曰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衡爲作書記輕

重疎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

欲言也祖長子射

射音亦

爲章陵太守尤善於衡嘗與衡俱遊共讀

蔡邕所作碑文射愛其辭還恨不繕寫衡曰吾雖一覽猶能識之

識記也音志

唯其中石缺二字爲不明耳因書出之射馳使寫碑還校

如衡所書莫不歎伏

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射寫還比較皆無所誤唯兩字缺

射時大會賓客

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危於衡曰願先生賦之曰娛嘉賓衡攬筆而

作

集解王補曰鸚鵡賦見文選藝文類聚九十一先謙曰官本攬作覽引劉效曰按覽當作攬

文無加點辭采

甚麗後黃祖在蒙衝船上

釋名曰外狹而長曰蒙衝以衝突敵船

大會賓客而衡言

不遜順祖慙迺訶之衡更熟視曰死公云等道

死公馬言也等道猶今言何勿語也

葉解劉放曰按注勿當作物又少云字何物者猶言何物老嫗古語如此者多先謙曰死公云等道謂死公云何語也並無別解重在死公二字李注固祖大怒令五百將出五百猶今之問事非劉說更不成語矣

筆衡方大罵祖惠遂令殺之祖主簿素疾衡卽時殺焉射徒跌來

救不及祖亦悔之迺厚加棺斂葉解惠棟曰衡別傳云十月朝祖

先在衡前衡得便飲食初不顧左右既畢復搏弄以戲時江夏有

張伯雲亦在坐謂之曰禮敬云何而食此正平不答弄黍如故祖

曰處士不當搏之也衡謂祖曰君子甯聞車前馬後祖呵之衡熟

視罵曰死鍛錫公祖大怒令五百將出欲杖之而屬不止遂令絞

殺黃射來救無所復及愴悽流涕曰此有異才曹操及劉荆衡時

州不殺大人奈何殺之祖曰人屬汝父作鍛錫公奈何不殺衡時

年二十六其文章多亡云葉解惠棟曰經籍志云

贊曰情志旣動篤辭爲貴毛詩序云情發於中而形於言詩者志

爲抽心呈貌非雕非蔚雕琢也易曰君殊狀其體同聲異氣言觀

麗則永監淫蕩楊雄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禮記

雅知名當時未裨世用者入之又因不志藝文鳳詳及著述篇目

系之傳末都計東京一百九十有六年才二十二入其中劉毅蘇

順張超等十人傳特寥寥耳卽其文亦未有紀者吁其慎矣然所  
傳者大率特以墨夢溺水死夫未聞君子之大道異乎游夏文學  
之科焉王逸以崔琦之外戚近矣其賦白鵲以諷梁冀是亦自  
口給未足珍也死乎邊議謂衡徒以辱侮曹操取快一時操既殺讓而以雀  
質其死鼠視衡一再假手斃於黃祖奸雄意忌自古所歎然解和裸立果  
大雅所當邪後史臣載筆隨而弗失無行才士率屬茲傳文人之目遂爲世術  
後史臣載筆隨而弗失無行才士率屬茲傳文人之目遂爲世術  
流宕忘返君子懼旃足觀矣葉適亦謂文不足關世教雖工無益士之學古而負才俊  
者尙鑿於斯

文苑列傳第七十下

卷

後漢書八十下

後漢書集解卷八十下按補

文苑列傳下趙壹傳爲鄉黨所擯注擯斥也

官本爲鄉黨所擯下有乃作解擯四字注

擯斥也三字在乃作解擯句下今案官本依南監本轉刊惠氏據北宋本補注引文士傳今集中有解擯賦以釋解擯是兩宋本皆有此四字矣且無此四字則下言後屢抵罪後字亦成費辭當是毛氏繕刻時涉上擯字寫注誤脫四字耳

遷之於司命注文昌中星也

官本注末無也字

舉綱加上

舉官本文注皆止作舉

拜子毅左

案孟子拜之教人射必至於毅拜當訓有窮之君注引淮南說近誕

捷儼逐物注意遽逐物

官本注逐誤遂

門下驚皆奔入滿側

官本皆字著驚上

蹉跌不面

官本跌作跌是

皆歸之於天不尤於物注人不知

官本注作人不知已知

膝灸壞潰

灸原鴛灸依字義正官本不誤壞官本作壞亦鴛







合又說文無鱗字鱗亦不同比目段氏並詳辨之但古說相承藉資多議不能偏廢耳郭璞比目魚贊云比目之鱗別號王餘雖有二片其實一魚王餘之說吳都賦注越王餘魚未盡因以殘半棄水中化為魚遂無其一面故曰王餘而會稽志則又云名半面魚板魚之名並見南越志北戶錄亦引之

雖振鷺之集西雍濟濟之在周庭注鷺潔白之鳥西雍文王之雍

也

官本注鳥下有也字之雍作辟雍是

非禮不言

錢大昭曰闕本禮作法案官本亦作法

子奇終無阿宰之功

錢大昭曰闕本阿宰作理阿

操告郡就殺之

案御覽六百九十一引護別傳讓才辨俊逸孔融薦被辟不屈耶融知操忌讓藉薦以為之開說也魏志注引

曹瞞傳載太祖在兖州讓言讓頗侵太祖太祖殺讓族其家考

操在兖州乃初平時事曹瞞傳謂操族讓或是終言之然則操

之怨讓在前融之薦讓在後矣

鄆炎傳鄆食其之後也集解惠棟曰陳留風俗傳云

至

食邑於豚

案此傳所言與前書食其商傳皆不合食其前死後其子疥封高梁侯商先以列侯食邑於涿更封曲周侯

賢愚豈常類

官本常作嘗

志士不相卜注所不知者壽也

官本注壽下有命字

爲世陳四科注謂德行政事文學言語也

官本注文學二字在言語之下

侯瑾傳曰譏切當時

官本切作刺

高彪傳吳郡無錫人也注無錫今常州縣

今常州府無錫縣治

追謝還之

官本無謝字

六奇五間注內間者內其營人而用之也

官本宮作官案內其官人內亦因之論

周公太聖注前書孫寶曰周公大聖

官本注大聖作上聖與孫寶傳文合

祖於上東門注洛陽城東面北頭門

注面原謠西依袁紹傳注正官本不誤又文選阮籍詠懷

詩注引河南郡圖經東有三門最北頭曰上東門

張超傳可問郡人也主今甌州郡縣

鄭官本文注皆作鄭贏官本

鄭無鄭其誤本易辨惟惠氏補注亦云鄭當作鄭是所據北宋本已誤矣唐鄭縣屬瀛州今河間府任邱縣北三十里是也此注作贏亦誤

超又善於書集解惠棟曰王僧虔伎錄云超善草書不及崔張謂

瑗芝

侯康曰庾肩吾書品列於中之上論曰子並崔寔州里頗相做做可謂晉鹹于鹽冰寒于水案據此則超草書不逮

崔瑗轉勝崔寔傳所以云妙絕時人乎

世共傳之

柳從辰曰一統志引九域志超墓在今任邱縣漢末平

是後官今任邱即後漢鄭縣也

彌衡傳平原般人也注般縣故城在今德州平昌縣東

今濟南府德平縣東

北般音卜蒲反

官本補作滿是

昔孝武繼統

文選孝武作世宗案凡此皆章懷避改

疇咨熙載注有能奮容熙帝之載

官本注容作庸是

竊見處士平原彌衡

官本彌忽作彌非

英才卓礫

文選礫作礫是

耳所警聞

文選警作警是

疾惡如讐

文選如作若注引謝承書云張儉清絮中正疾惡若讐

任座抗行注而以封君之子

官本注無之字

前世美之

文選世作代

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

案路粹已見孔融傳

建安初以高才與京兆嚴象擢拜尚書郎象以兼有文武出爲揚州刺史粹後爲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轉爲祕書令從軍至漢中坐違禁賤請驢伏法並見典略本書孔融傳注引典略不及嚴象文選注引典略不及粹伏法惟魏志王粲傳注所引爲詳

像象古同字

激楚揚阿

文選揚作陽注云楚辭曰宮庭震鶯發激楚王逸曰激楚清聲也淮南子曰足蹠揚阿之舞

臣等區區敢不曰聞

文選此下有陛下篤愼取士必須效試乞令衛以衲衣召見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

二十九字案表兩言臣等非融一人之辭當時必有附名同薦衛者矣

聞衡善擊鼓迺召爲鼓史

侯康曰抱朴子彈衡篇衡縛角於柱口就吹之乃有異聲竝搖鼓擊鼓聞者不

知其一人也案據此則衡妙於聲音之道不止善擊鼓矣因大會賓客閱試音節注後至八

月朝普天閱試鼓節

案世說言語篇肅衡被魏武講為鼓史正月半試鼓此與文士傳言八月者異又朝

普天語不明魏志注引文士傳作後至八月朝大宴賓客並會疑即朝會大宴四字之譌脫

衡方爲漁陽參搥注衡擊鼓作漁陽三槌

官本注槌皆作搥義同

其云復參

搥而去

官本注其作下

參七甘反

官本注甘作音

集解惠棟曰至

三搥鼓也

案世

說亦云衡揚枹爲漁陽參搥王詩本以漁陽參與廣陵散對言搥本訓擊謂擊鼓也漁陽參搥亦謂以漁陽參法擊之章懷以爲如王說則搥字入於下句似太泥搥或作槌固可釋爲杖然杖字引伸亦訓爲擊章懷既云參搥是擊鼓之法是亦不作擊鼓杖解矣參法爲漁陽所獨有則舍漁陽而言參搥亦仍是漁陽參搥也

於是先解和衣集解先謙曰官本考證曰和諸本俱誤祖

謹案觀毛本作

和不誤則考證之說非矣

聲節悲壯聽者莫不慷慨

案世說云淵淵有金石聲四座爲之改容

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

案世說孔融曰肅衡罪同胥靡不足發明王之夢魏武慙而赦之

衡乃著布單衣疎巾

案疎粗也官本字或从足非

視當如何

官本如何作何如

迺厚加棺斂

柳從辰曰一統志衡墓在江夏縣西鷓鴣洲今淪於江辰案今洲尚有衡墓或非真冢也

言觀麗則永監淫費集解王補曰

至尚鑒於斯

案范史文苑傳甄

文字章華一賦亦謂終之以正僅乃存之匪是必不著所謂言觀麗則永監淫費者也漢世文字其典重深厚本非可以偽爲傳中敘列惟王陸劉毅王逸張超並其卒年失載略無可徵若乃戰邊忘生扞寇保疆是謂忠義思著稱績敷宣德政是謂禮良擅著作之長克伸史職是謂立言肆貧賤之志不應辟除是謂有守而文彊之每存憂濟劉梁之儒化大行尤其卓犖可紀者內官至尙書令衛尉外官至都尉守相抑又非卑也琦升讓衡誠則不幸亦視所適何時所不屈者何人耳要之二十二人中固未有溺忍苟賤求合當世以弋富貴者也不得中行必也狂狷而遷曰皆淺中小夫可乎哉剗屬炎以母憂動疾不獲解罪讀遺令者莫不哀其孝將有何咎延壽卒踐妖夢以順天年乃又誤以爲逸而管管之尤論史之疏也